

王湘綺先生全集

論語集解
訓



論語訓序

論語者蓋六藝之菁華百家之準的其義多

本於春秋其言實通於上下儒學既盛傳注

益繁漢晉分其章宋明衍其理皇儒考其

典經厥廣遠庶幾備矣然以詞句易瞭讀者

忽之兼經師質實未達修辭弟子庸下罕知

詰難言皆如淺則思不暇詳嘗致推求猶有

十蔽夫君禘大禮而曰吾不欲觀開國聖樂

而曰武未盡善則其言悖匹夫論帝王而曰

吾無間然己方在難而曰天生德又曰文不

在茲又嘗欲使弟子南面則其言誕身有至

德而欲人好之如色則其言褻學而不猷可

謂云爾又曰學而不猷何有於我則其言歧

吾不與祭如不祭則其言拙雅言詩書又曰

皆雅言也見齊衰者又曰見之則其言複去

喪則佩玄冠不弔似初未聞禮者則其言固



請車爲椁既已不倫許則徒行又何其備若
此之類其言近陋冠者五六童子六七同浴
於沂其言近戲曾子全身而曰啟子手足豈
欲小子目驗乃後不誣若此之類其言實愚
訓詁乖互有傷宏旨其餘疵罅又益猥多鮮
克致疑豈誠不惑蓋務大遺小好博不研繆
解相傳問津無日今之說者又有二誤以爲
聖師則忘其分位身甘窮老則見等鄉儒豈
知聖師無專輒之言問答必經綸之語闔運
紛攻帖搭少習詞章頗聞通塞之由粗知能
所之用旣命學徒采輯古今所傳以廣集解
又下己意通其所蔽命曰論語訓在成都手
自鈔撰以贈女盼旣至沛南不復省憶聊乘
暇日重定一編二十篇詞例略殊蓋分內外
今此單行亦釐爲二卷譬猶去蟬葉之翳將
見泰山塞螳孔之流能障巨瀆其有攝齋抗

請奪席高談擁篲清塵望之久矣辛卯中伏
日王闖運敘



學而弟一

論語訓上

王氏

子曰馬融訓說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引師說稱子直言為曰有疑焉曰云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王肅義說時習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

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釋太學之教也時

春夏習干戈春秋學拜龠春誦夏弦秋學禮

冬讀書分時異師則心暇易開解也云不亦

乎者不敢專決也推說先王教法以示學者故為擬

議之詞有朋自遠方來白虎通引有朋作朋

門曰朋鄭冬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黨

方將也私家講習同類者聞風而至各以所

好問於己能此已成學不亦樂乎譙周注說

有名矣作朋友者非也深而樂淺

江熙集解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出其言善則

千里之外應之遠人且至況其近者乎道同

齊味歡然適願所以樂也天下賢才萃

於太學擴其聞見增其材識斯為至樂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鄭曰愠怨也何晏

所不知君子不怒李充集注君子忠恕誨人

不倦何怒之有乎明夫學者始於時習中於

講肄終於教授者乎君子君之子當嗣爵

者也夫學自太子以下適子皆在即皆君子也

道當須優游不可遽愠也君子小人對言則貴賤之

詞散文則謂賢人耳學成得位與否皆為師

長有教化之任望善情切說而不

知於情宜愠以君子故曰不愠

有子曰孔

弟子有若也。凡著其爲人也。孝弟。鄭曰：孝弟，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爲治也。有而

子明作孝經之意，所以治人，化導彊很也。而

好犯上者鮮矣。鄭曰：鮮，寡也。何曰鮮？卑也。上

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熊理曰：孝弟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

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

今實都無好而復云鮮矣者，以好見開則生，陵犯之漸，以好見塞，則抑匡弼之心，必宜微

有所許者，實在獎其志，分稱論教體也。故曰：而好犯上者鮮矣。好謂任用之，不好犯上

也。以孝弟教民，則不以評激取士。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熊曰：孝弟之人，當不

上不得職爲亂階也。朝無許激。君子務本

之行，則勇而無禮者，皆不得進也。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何曰本基也？基立而孝弟也者

其爲仁之本與。延篤引弟作悌，說曰：仁人之

之有根本也。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

根本爲先。包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成

也。王弼釋疑曰：自然親愛爲孝，推愛及物爲仁。言孝經不但可撥亂兼可進學也。子

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張憑注：仁者人之性也。性有厚薄，故體足者難耳。巧言令色之人，於人性爲少，非爲都無其分也。故曰鮮矣有仁。有又也。時貴詞令。

容色為美專務儀文以曾子曰馬日弟子吾

合邦交而不本於治民日三省鄭日思察己吾身為人謀日謀慮難而

不忠乎敬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誠也傳不

習乎鄭日魯讀傳為專今從古何日言凡所

注日常恐傳先師之言不能習也以古人言

必稱師也三者皆為人之事學主為己嫌

於人可略故明其當自省也為謀者尊事之

人朋友平交傳者己所教治交道賅於此

子曰道千乘之國謂為之政教司馬法六尺

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

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

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

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

不是過焉包日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

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

國適千乘也鄭日司馬法云井十為通通十

為成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何日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

疑故兩存焉千乘侯伯之國大國二伯之

封及二王之後無出車之制故千乘雖非大

國而國賦無過千乘也包之出車了無依據

直以百里敬事而信慎與民必誠信而信

計之耳者敬而又信皆謂事節用奢侈而愛人

也不得於句下增民節用奢侈而愛人

國以民為本使民以時其時不妨奪農務

故愛養之

子曰弟子弟子門人入則孝出則弟

謹而信謹也汎愛眾皇侃疏而親仁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馬曰文者古之遺文鄭曰文道

正業之餘惟寫文字可子夏曰卜商也賢

賢易色孔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

為色是時世官驕貴或事父母能竭其力小

簡賢而悅色故欲易之孝用力思慈事君能致其身孔曰盡忠節與

愛忘勞也事君能致其身不愛其身也與

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世官故吾必

謂之學矣王肅義說曰言能行此四者雖云

行為子曰君子謂在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孔曰固蔽也何曰一言人不敦重既無威學

不能堅固識其理義也此以重學對言若

如一說當言其學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

則勿憚改鄭曰主親也憚難也李充曰若友

言同志為友此章所言謂慕其志而思與之

下同乎不如己所以退也闕天四賢上慕文

王故為四友是四賢上同心於文王非文王

下同心四賢也然則求友之道固當見賢思

齊同志於勝已所以進德修業成天下之

禮也今言敵則爲友此直自論才同德等而相親友耳非夫子勸教之本旨也若如所云則直諫多聞之益便辟善柔之誠奚曾子曰所施也 不如己謂全無才德者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孔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熊理

曰欣新忘舊近情之常累信近負遠義士之所棄是以慎終如始則雖有敗事平生不

忘則久而敬之也 言元王重喪祭之意 **子禽問於子**

貢曰 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子貢兄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也 **夫子**

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鄭

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願與之爲治也 聖人不入危邦

不仕暗君時君無德其政不足聞而羈旅參謀卒不見用與其與而不受曷若弗聞疑夫

子求仕有求聞政之道也所至 **子貢曰夫子**

必聞則不欲仕者亦有求矣 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

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而得之梁覲注釋曰夫

子所至之國入其境觀察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則其君政教之溫良也其民恭儉

讓則其政教之恭儉讓也孔子但見其民則知其君政教之得失也顧歡注曰此明非求

非與直以自得之耳其故何也夫五德內充則是非自鏡也 言接人之禮雖暴君賊臣

吾自應以仁謙不問其賢否也彼自感 **夫子**

之求之也 讓不諱求也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

溫良恭儉 誠焉故皆得其歡

與鄭曰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願求與為治也顧曰夫子求知乎已而諸人訪之於聞政故曰異也梁曰凡人求聞見乃知耳夫子觀化以知之與凡人異也其諸不敢專決之詞也記曰小心而畏義求以子曰父在觀事君聖人之欲仕與人無異

其志父沒觀其行馬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其謂父也觀其志先意承志喻

父於道也觀其行善述其事三年不言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在無所

改於父之道也行不過有子曰禮之用和

差由子能匡救故謂大孝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儒行篇孔子語有子先王之道斯為



美小大由之言先王政亦貴和貴賤共由若老子所云禮者忠信之薄云

云**有所不行**何休引此為孔子知和而和不知和而和之言以正有子也

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

節亦不可行也沈麟士訓注曰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知和者用禮者

也能用禮乃可貴和耳若不以禮節則上下無等不得謂之和故其所謂和者亦不可行

也剖斗折衡但有其說初無其事有子見孺子慕而欲去喪踊知貴自然不知禮意故告

以不可行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曰復猶

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可反覆故曰近義也

包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於禮

宗也 敬也 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

交友則分義不固也宗猶宗子之宗族所歸

也所因者可親則亦有係屬之義不失其所

歸依言常人涉世未盡 **子曰君子** 謂在食

合道亦可以自全濟 **子曰君子** 謂在食

無求飽居無求安 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

廢唯役志居處飲食故以無 **敏於事而慎於**

求為難若學者自無煩戒此 **敏於事而慎於**

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孔曰敏疾

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 **慎謹也** 有道教成

均者也時學校禮廢有 **道者多在處士故當**

就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 史記引

上范甯曰不以 **子曰可也** 孔曰未 **未若貧而**

正道求人為諂 **子曰可也** 足多也 **未若貧而**

樂 史記引樂 **富而好禮者也** 鄭曰樂謂志於

苦孫綽集解曰顏氏之子 **一簞一瓢人不堪**

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也 **貧而樂當作貧而**

樂樂季氏篇曰樂節禮樂 **是也重文脫二畫**

耳言以禮樂自廣孔注下 **文亦言樂道皇侃**

本唐石經皆依史記加道 **子貢曰詩云如切**

字道可賅禮不宜對文 **子貢曰詩云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 與 **孔曰能貧而樂**

能自切磋琢磨者也鄭曰 **切磋琢磨以成寶**

器范曰孔子以為不驕不 **諂於道雖可未及**

臧也子貢欲躬行二者故請問也切磋琢磨所以成器訓誘學徒義同乎茲子貢富而猶悵仲尼欲戒以禮中子貢心知厲已故引詩以爲喻也言以禮樂成無驕諂之美質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

者孔子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之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

以切磋琢磨者也江熙曰古者賦詩見志子貢意見故曰可與言詩矣夫所貴悟言者既

得其言又得其旨也告往事而知將來謂聞

夷齊之賢可以知不爲衛君不欲指言其語

故舉其類耳往詩也來者禮樂也善其引詩以證學乃爲真知也子曰不患

人之不知皇本知患不知人也皇本患下

肅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李曰凡人之情多

輕易於知人而怨人不知己故抑引之教興

乎此矣

爲政第二馬國翰輯古論語本爲政第四

子曰爲政以德勸誘當譬如北辰居其所

而眾星共之共鄭作拱包曰德者無爲猶北極謂之北辰共拱也郭象體畧曰萬物皆

得性謂之德夫爲政者奚事哉得萬物之性

故云德而已也得其性則歸之失其性則違

之北辰耀魄寶地之全體也眾星各有軌度地之運行四時不忒則眾星依地行而各

可測若共地而居也

子曰詩三百之大數一言以蔽之

包曰蔽猶當也 鄭曰蔽塞也 曰思無邪 包曰歸於正也 衛

正而曰思無邪 明正無所思 邪去則合於正 也 邪餘古今字 詩三百篇孔子所定時有

疑其少者 故明其思無餘義 言人事決王道 備也 云一言蔽者 欲人思之也 誦而不思多

亦無益 凡思未有所謂邪 正詩之無邪者 且詩本詠 馬思馬無所謂邪 正詩之無邪者 又不待言 子

曰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恥 道皇作 曰政謂法教也 免苟免也 馬曰齊整之以刑

罰 郭曰政者立常制以正民者也 刑者興法 辟以制物者也 制有常則可矯 法辟興則可

避 可避則違情而苟免 可矯則去性而從制 從制外正則心內未服 人懷苟免則無恥於

物 其於化不已 薄乎故曰民免而無恥也 民畏我則不得已 以禮情自 道之以德 齊之以

禮 有恥且格 包曰德謂道德 鄭曰六德智仁 郭曰德者得其性者也 禮者體其情者也 情

有可恥而性有所本 得其性則本至 體其情 則知至 知恥則無刑而自齊 本至則無制而

自正 是以導之以德 齊之以禮 有恥且格 沈 驎士曰夫立政以制物 物則矯以從之 用刑

以齊物 物則巧 以避之 矯則迹從而心不化 巧避則苟免而情不恥 由失其自然之性也

若道之以德 使物各得其性 則皆用心不矯 其真各體其情 則皆知恥而自正也 物格

者平天下之本 民知恥而來就我求治也 班

固引格而說爲敬格兼愛敬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十五年入學之節時未入學故志三十而立

有所成也四十而不惑十強仕業通十年經

明行修德茂於身訓洽邦五十而知天命

知天命之蒞政可以無疑惑天命廢興有期知道

終不行也孫曰大易之數五十五天地萬物之

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學者

之期運不以可否繫其理不以窮通易其志

也六十而耳順鄭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

前也李充曰耳順者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先

王之德行從帝之則莫逆於心心與耳相從

故曰耳順也孫曰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

則也耳順謂惡言不入於耳七十而從心

學成名美德純備無逆耳之言七十而從心

所慕皆能致所欲不踰矩馬曰矩法也從

者李充曰聖人微妙不誘之通深不可識所以接

世軌物者何嘗不誘之通深不可識所以接

載功可與立自志學迄於從心善始令終貴

不踰法示之易行而約之以禮爲教之例其

在茲矣學不可以七十止自此以往當有

其功既至從心功無以加所孟懿子問孝曰

欲七十以後不踰此矩度也

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也此何忌除喪見

夫子感父遺言而問孝也昭公二十四年仲

孫矍卒懿子往夫子所學禮孔子曰無違教

子年三十六七矣時未仕也以從父遺言而學禮也不直樊遲御孟氏臣

云學禮者嫌以知禮見師樊遲御孟氏臣

孔子答見懿子因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

使為御送孔子

我對曰無違鄭曰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

衛曰或問曰孔子何不即告孟孫乃還告樊

遲耶答曰欲屬與孟孫其人不足委曲即以

也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以禮祭之以禮衛曰三家僭侈皆不以禮故兼言生事者

凡人問孝亦不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

疾之憂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臯也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

父母憂王充說憂父母之疾也高子游問孝

誘同教以謹身毋論父母憂也

孔子曰子游弟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今以

明孝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包

也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

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

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記曰父母

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此可謂能養

矣不敬無等子夏問孝問祭也生養亦然

不孝莫大焉子夏問孝故不曰問祭子夏既

除喪而見嫌卽問 **子曰色難**包曰色難謂承

事死故曰問孝 **子曰色難**望父母顏色乃

爲難也鄭曰有和顏說色是爲難也顏延之

曰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

和其色故曰難也 言祭之時顏色 **有事弟**

難也敬愛交乃稱其色 語在禮記 **有事弟**

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饌鄭作餽古者饗

生謂父兄饌飲食也鄭曰食餘曰餽 馬曰先

弟子兄弟輩行長幼齒序之詞此謂饋食既

祭祖廟也大夫士謂之饋食 **曾是以爲孝乎**

馬曰曾則也孔子喻子夏曰服勞先食女謂

此爲孝乎未足爲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是

爲孝耳王弼曰問同而答異者或攻其短或

矯其失或成其志或說其行沈疇說曰夫應

教紛紜常係汲引經營流世每存急疾今世

萬途難以同對互舉一事以訓來問來問之

訓縱橫異轍則孝道之廣亦以明矣 貧家

多以供養爲孝則富貴有力之家多孝子矣

故於游夏之間孝切戒之子游蓋豐 **子曰吾**

於養子夏蓋不及養而豐於祭者 **子曰吾**

與回言 孔曰回弟子也姓顏 **終日不違** 孔曰

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 違離也貪聞 **如**

聖言若將終日不去怪問不得爲違背也 **如**

愚 孔曰默而識之如愚者也繆播旨曰將言

形器形器顏生所體莫逆於心故若愚也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孔曰察其

三子說繹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熊曰察

退與二三子私論亦足以發明聖奧振起風

訓也回之似愚而豈愚哉既以賢顏又曉眾

人未達者也省者回自省也孔子無由察

人之私也亦者亦未退不違時也初聞言時

已自省其行合聖言否及退又自省其私居

發意時與新聞相證勘則其聞言之時即為

學之時雖終日未廢功力也故曰不愚若貪

於聽受樂其易解是乃愚子曰視其所以何

耳此孔子所以欲無言子曰視其所以何

以用也言視觀其所由何曰由經也言觀其

其所行則觀其所由何曰由經也言觀其

善而非察其所安常行安所人焉廋哉人焉廋

所從來察其所安常行安所人焉廋哉人焉廋

哉孔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杜

三者取之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曰孔

近可識也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曰孔

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師也孫

曰滯故則不能明新希新則存故不篤常人

情也唯心耳秉一者守故彌溫造新必通斯

可以為師者也此言學不必須師也但就

所已知者尋繹之自有新知不患無師矣中

庸以溫故知新為聖人之德亦言孔子無師

也子曰君子不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

以名可繫其用賢以才可濟其業業無常

分故不守一名用有定施故舟車殊功也

貢問君子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

之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王明說曰

鄙意以為立言之謂乎傳曰太上立德其

次立言明君子之道言必可則令後世準而

從之故後從之言出政令必已所能行以

身先之也所令反君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

比而不周孔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孫曰理

在位者小人庶民也在位忠信則無私黨小

民當各職其業若相連結必姦民也故皆不

可相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包

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不學而思終

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罔蒙也為師說

所蒙蔽殆疑也無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何曰政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

不同歸也文猶伐也先進篇曰鳴鼓而攻

之道不同不相為謀若必攻去其異子曰由

己者既妨於學又增敵忌故有害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及

名由字子路也誨汝知之乎孔曰誨猶教也

之也子路唯恐有聞恐其以不盡知之為知

知為病故言誨女者亦容有不知

之不知為不知言學貴是知也及其久

解子張學干祿鄭曰子張弟子姓顛孫名師

干祿豈弟君道也蓋子曰多聞闕疑慎言

大學之教有此一學

其餘則寡尤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多見

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曰殆危也所見危

聞是政學相通之事也其餘者所未聞見者

也學所不達乃有尤悔以言寡尤行寡悔祿

慎者闕之亦為學之事

言寡尤行寡悔祿亦同得

雖不以要祿乃致祿之道也仲尼何以不使

都無尤悔而言寡尤悔乎顏淵猶有不二過

子張若能寡尤悔便為得祿者也

寡尤則見尊寡悔則見榮聖人無位以此為

必為君相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包曰哀

論史記孔子去魯凡十四歲哀公八年季康

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

舉而用之魯其王矣而唯好耳目之悅羣孔

邪秉政民心厭棄既而苦之乃有問也

子對曰友言也上篇唯對君著氏舉直錯諸

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也舉正直

之入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鄭

曰措投也范山哀公舍賢任佞故仲尼發乎

此言欲使舉賢以服民也錯猶壓也諸之

也此因問服民而及任季康子孔曰魯卿季

材之道與舉皋陶章同季康子孫肥康諡也

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之政詳於周書治

頑民之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包曰莊嚴也君

敬其上也 **孝慈則忠** 包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 子曰言民法上

而行也 上孝慈則民亦孝慈孝於其親 乃能忠於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 **舉善**

而教不能則勸 包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也 或謂孔

子曰 鄭曰或之言有也人不顯其名而畧稱之為或也 子奚不為政

包曰或人以為為政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

居位乃是為政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

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 包曰孝乎惟孝美大

善於兄弟也施行也 所奚其為為政 范曰夫

行有政道與為政同 者以孝友為政耳行孝友則是為政復何者

為政乎引周書所以明政也或人貴官位而

不存孝道故孔子言於此 引書以友為孝

知教授亦同事君也時哀公師事孔子孔子

知時不可為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孔

故諱其言 言人而無信 **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

其餘終無可 **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

之哉 包曰大車牛車輓者轅端橫木以縛輓

小車駟馬車軌者轅端上曲鈞衡鄭曰

大車相車小車羊車輓穿轅端著之軌因轅

輓端持衡者墨子曰車輓者用咫尺之木引

三十石之任江引彥叔曰車待輓軌而行猶

人須信以立也大車牛挽者小車人挽者凡

馬車施鞍人牛車則以輓軌加頸故不言乘

車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也讀為邪鄭本無也

耳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也讀為邪鄭本無也

孔曰文質禮樂

世家言孔子不求仕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編次其事曰夏禮云云觀殷夏所損曰後雖百世可知也春秋張三世三之至十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不過十世周亡矣子曰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

損益可知也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因其禮而損益

之不過其或繼周者鄭曰或之雖百世可知

也何曰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以春秋垂法得文質之中可百世

侯聖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鄭曰人神曰人非其祖考

而祭之者是諂以求福也言僭祀之無益也凡大夫祭諸侯諸侯祭天子及當祧不祧

皆非見義不為無勇也孔子曰義所宜為而不其鬼能為是無勇也此

承上言改祀典之義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為季氏屬官時八佾舞於庭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佾

大夫四佾士二佾人為列八人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人佾之舞季桓子僭

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言君臣之禍有由也魯以相忍為國而公然僭逼則不可

忍矣何休說佾人數亦以二降服虔說但減人數不減今以為諸侯之士固無舞佾

天子大夫亦有何助歌制樂以賜諸侯至子男而止春秋傳諸公用六諸侯四則其明文也無人無定數視其樂而用焉故行綴有短遠要以四列爲止耳天子宮縣人脩面各諸公闕一面曰軒縣諸侯但左右皆重行迭進三家者以雍徹馬曰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子

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兒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 辟公公攝政之稱謂周公也天子成王也魯祭周公之所出故歌其盛美三家尚不得祭莊公桓公更無所取於辟公 子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曰而人而不仁必不能興禮樂翟方進說不仁之人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范曰所貴禮樂者以可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也然其人則興其人亡則廢而不仁之人居得興之地而無能興之道則仁者之屬無所施之故嘆之而已 言不仁之人欲廢禮樂而不足損其 實 林放問禮之本 鄭曰林放魯人疾時人以儀爲禮 子曰大哉問 王弼曰時人棄本崇末故大其能禮 尋禮本意也 大其能賅舉也 禮

與其奢也寧儉 儉不中禮 喪與其易也寧戚 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鄭曰易簡也

戚 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鄭曰易簡也

喪禮爲禮之本故特言
之易猶緩也臧促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

如諸夏之亡也
包曰諸夏中國亡無也
君謂進稱爵同小國也亡謂

失地君也貴者無後待之以初皆稱本爵夷
狄君不過子故不如亡也自明春秋例意狄

入有諱滅狄無諱相滅有譏而兩狄相滅無
譏救皆義兵而狄救不進皆示內諸夏外夷

狄之義楊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

能救與
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
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

弟名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
旅祭山

之名因凶災而祭之周官大宗伯云有大故
則旅上帝及四望天子之禮也魯有郊則及

三望季氏以爲可旅故用事焉時冉有用事
有匡救

對曰不能
季氏專恣已久祭小子
之責

曰嗚呼
歎其曾謂泰山
當救者非但爲旅

泰山
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尙
失放耶欲誣而祭之耶
林放蓋季氏之臣

冉有受業弟子而不能決去不知禮爲政本
祭祀猶失他事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

不復能正也
鄭讀
范曰射

射乎
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顏曰揖
無爭

讓而升下
鄭曰下降也
改降言下者明非

本在堂上當飲則自其席
而飲
王肅曰射於

至西階上立飲是爲下也
而飲
升堂及下皆

至西階上立飲是爲下也
而飲
升堂及下皆

揖讓而相飲 賓主人大夫皆當 其爭也 不

相讓以飲 罰爵為不能故不百飲 君子之所爭樂

飲則君子 肇釋疑曰君子於射講執明訓考

德觀賢繁揖讓以成禮崇五善以興教故曰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尤必君子之

無爭周官所謂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也君

子於禮所主在重所畧在輕若升降揖讓於

射則爭是為輕在可讓而重在可爭豈所謂

禮敬之道哉且爭無益於勝功者也求勝在

已理之常也雖心中質不可謂爭矣故射

儀曰失諸正鵠反求諸身求中以辭養不為

爭勝以恥人也又曰射仁道也發而不中不

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因稱此言以證無

爭焉誠以爭名施於小人讓分定於君子也

今說者云必於射而後有爭此為反論文背

周官違禮記而後有爭之言得通考諸經傳

則無爭之證益明矣 爭以免恥是爭為君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曰盼兮素以為絢

兮何謂也 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兒絢文兒

其下一句逸也鄭曰文成章 子曰繪事後素

曰絢 素絢之句詩說也 子曰繪事後素

鄭曰繪畫文也凡畫繪之事先有眾色然後

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

質亦須以禮成之也 引考工記語以證詩

說也素謂凍白之質也先視其素乃後施繪

猶先巧乃倩先美 曰禮後乎 孔子言繪

乃盼視乎其質 曰禮後乎 事後素子夏聞

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 子曰起子

禮與於太平忠信乃後可學也 子曰起子

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

意可與其言詩已矣沈麟士曰孔子云未若

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未見貧者所以能樂道

富者所以能好禮之由子貢答曰切磋琢磨

所以得好禮也則是非但解孔子旨亦是更

廣引理以答也故曰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孔

子曰繪事後素本正是以素喻禮子夏答云

禮後乎但是解夫子語耳理無所廣故云起

予者而不云知來也起如春秋之起文以

此義明彼子曰夏禮吾能言從禮記以之字

使相起發連下讀包讀言

之為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

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包曰

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

之杞宋二君不足以成也鄭曰獻猶賢也我

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

足故也徵禮者孔子非欲杞宋徵之也包

鄭皆誤以之字絕句則吾能徵之何以更望

杞宋文獻之足乎子不能徵而曰杞宋不足

乖互之甚也此言作春秋託魯之意之杞者

往杞之宋者往宋也中庸曰雖善無徵杞已

見黜宋不如魯欲託以制作則文儀不備故

不可空言禮意而必依魯史之事獻儀古今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史記

禮書引禘自灌自往孔曰禘禘之禮為序

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

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

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而魯為逆祀躋僖公亂

昭穆故不欲觀之矣鄭曰禘祭之禮自血腥

始此譏助祭諸臣之怠慢也往謂往太廟

也大祭先有朝事之薦用毛烹之豚燔燎黍

稷粢酒以祭然後有朝踐之薦迎牛牲薦毛

血夫人薦澆水灌用鬱鬯二禮既成乃延尸

入卿大夫序從而行饋食之禮其先二朝時

助祭者從尸在外待既灌乃入也諸臣受宿

當三日在公所時禮廢人怠見迎尸前無事

待既灌乃往大慢不敬孔子既不能糾正故

不忍觀也時祭則當與君同序班於外入則

延尸故惟言禘祭或問禘之說子禮之說

鄭所謂自血腥始或問禘之說子禮之說

子曰不知也孔子答以不知者為魯君諱也

此之不聞而疑其攝王議知其說者不知為

諱明其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有說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

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

之事如指掌中之物言其易了知王者

之德乃能祭如在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

知禘也祭如在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

謂祭百神嫌天子曰吾不與誰與之與予

神非人無所恍忽祭如不祭或病而不自覲

也春秋傳曰不與祭如不祭或病而不自覲

晉又曰不與大夫祭如不祭或病而不自覲

祭使攝者為之不致肅敬其心與不祭同承

光詔罷郡國宗廟引此說之曰令疏遠卑賤

共承宗祀非皇天祖宗之意若祭非其鬼

及逆祀立煬宮旅泰山猶三望皆所不與以

奧室媚於竈何謂也

孔曰王孫賈衛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

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鄭曰奧西南隅凡問必引

舌記傳未有問俗言者也記曰燔柴於奧言祭五祀之禮祭竈亦於奧設饌不於竈行事

以媚神當於嚴地也說禮者欲就竈祀之子曰不然言禮

說禮者欲就竈祀之子曰不然言禮誤也獲罪

於天無所禱也

孔曰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眾神

樂曰奧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時則室衰弱權在諸侯賈自周出任勸故託世俗言以自

解於孔子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者問天神無上王尊無二當事尊者卑不足媚也

五祀者行禱之主故主禱言之五祀本報祭耳非以其有神可降福也若實能為福豈五

祀代天主賞罰乎子病不禱曰子曰周監於

北之禱久矣蓋欲罷禱禮也

二代郁郁乎文哉

作鬱一吾從周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

於二代當從之史記引哀公八年孔子序書傳云云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作春秋

從殷之質其制禮子入太廟包曰大廟周公樂推周為盛也

祭周公而助祭也初為每事問問有或大夫於省牲視視滌濯時入

曰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

梁紇所治邑時人

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入太廟每事問或為知禮者不當復問

為辨儀時子聞之曰是禮也孔曰雖知之當為知矣

己知矣

時多改易先典 子曰射不主皮 馬曰射有五善焉

問則知其沿革 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舞與舞同天子三

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

善亦兼取和容也 主皮澤宮選士之射勝

者復射不中者降不復射禮射不主皮飲

射爵後一發中三侯皆獲不以中為雋 為

力不同科 馬曰為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

也定力役 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為猶定

分老弱丁古之道也 凡言古者皆謂殷

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

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

故欲去其羊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與

餼者備賓客之食非祭牲也朔食當與卿

大夫共之故供羊以待事魯廢告朔者為政

在大夫欲廢朔食也朔食既廢而仍供餼羊

時孔子行乎季孫故子貢欲請去羊以諷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包曰羊存猶

亡禮遂廢 時三家悍侈不畏名義然君尚

居位可以禮定亂但當自治不必舍君而責

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孔曰時事君

以有禮者為諂 事君以盡禮為事 定公問

今人但以禮文其諂是以禮為諂也 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孔曰定公魯君諡時

問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君不言

之問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君不言

以禮則臣不忠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曰

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鄭曰關雎國風之

首篇樂得淑女以為君子之道不得此人

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人之道不得此人

為減傷其愛也李曰關雎之興樂得淑女

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

也江曰樂在得淑女疑於為色所樂者德

有樂而無淫也關雎思窈窕不得為哀鄭

於彼改作衷於此又以為哀世詩亦無哀

意且哀窈窕哀世皆非哀樂之哀哀世無

至傷樂淑已包不淫諸解皆失之此自論

聲耳或以為兼三篇以葛覃為不淫卷耳

不傷為不傷卷耳既不得云哀不永傷亦

此不傷也樂者所以調哀樂唯關雎兼其

故特哀公問主於宰我問主張包周鄭本

明之同徐彥云古文作問

社主今文無社皇本邢本作問社蓋依孔

改字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

木鄭曰主田主謂社包曰主廟主宰我弟

子名子社者建國所立無須問也蓋哀公

作主而感問之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

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曰宰我不本其意妄

使民戰栗日者子聞之曰蓋宰我以

蓋哀公說其義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答包曰事已成不

遂不可復諫止事已往不可復追答孔子非

幸我故慙言此三者欲使慎其後李曰成事

不說而哀鬱成矣遂事不諫而哀謬遂矣既
往不咎而哀政往矣斯似責宰我而實以廣
道消之慨盛德衰之歎言不咎者咎之深也

卒哭日成事始作主用桑練乃用栗成事

主用桑三代同之既無可說則練主本無可
說也練主三代異義已有在又不得別為之

說也松柏取其赤心栗取堅重而已大夫無
遂事遂者君行意之詞也君意用威不可諫

矣季氏出君專政皆既往之事不可復咎微
諫公無尚威以自取困也欲宰我以此言告

公

業管仲成一匡之功免生民於左衽豈小也

哉然苟非大才者則有偏失好內極奢桓公

之病也管生方恢仁大勳宏振風義遺近節

於當年期遠濟乎千載甯分謗以要治不潔

己以求名所謂君子行道忘其身者也漏細

行而全令圖唯大德乃堪之季末奢淫愆違

禮則聖人明經常之訓塞奢侈之源不得不

貶以為小也孫曰功有餘德不足以道觀之

得不日小乎凡言政治者皆道家管子書

重法制條教是器也君子不器器則小矣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或曰管仲儉乎或曰

者謂之器非謂其器量或曰管仲儉乎或曰

見孔子小之以為謂之大或曰管氏有三歸官

儉乎其能理財富國或曰管氏有三歸官

事不攝焉得儉包曰三歸取三姓女婦人謂

大官各有入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

為儉也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韓非

子說管仲曰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百之家

說苑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晏子

說苑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晏子

春秋管仲身老賞之以三歸蓋采邑兼三姓之制一人而當三大夫也若娶三姓則僭天子非但不儉原思為孔子宰與之粟九百而辭則家臣之祿大夫私給故儉者每攝然

則管仲知禮乎禮包曰或人聞不儉便謂為得以其作三歸自傷又葵

北以攝官為禁故**曰邦君樹塞門**謂之樹塞

疑二者皆近有禮**曰邦君樹塞門**謂之樹塞

蔽也荀子說諸侯內屏蓋中門雖闕臣不由中出入故可以施屏蔽之今官寺門內有屏

是其**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

玷管氏亦有反玷鄭曰反玷反爵之玷在兩楹之間人君別內外於門

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有好會其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玷上

玷許慎說玷屏也蓋累土形如坳垣當兩楹間當反爵於筐之時則不必下堂適洗所以反

虛爵而就奠於兩楹之間故特置玷**管氏而**

知禮孰不知禮鄭曰今管仲皆僭為之如是

之者本論器小**子語魯大師樂**何曰大師樂

言其才識卑陋**子語魯大師樂**何曰大師樂

大師下大夫二人掌合陰陽之聲宗伯之屬

孔子歸魯教成均掌瞽宗故與論樂知名者

師冕**曰樂其可知也**韶故可推知**始作翕如也**鄭曰始作謂金奏翕如變動兒何曰五

之純如也鄭曰從之八音皆作何曰從讀為

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

如和諧也從者從磬鼗柷鼓之節止也
純肫通用字人心肫然和厚感於節奏

如也鄭曰節分明也曠然心閒想見古聖音釋如

也鄭曰釋如釋如志意條達之兒何曰縱之以純

釋或作罍以成樂以儀封人請見鄭曰儀

邑也封人官名也邢昺說儀為陳儀戴延之

以為浚儀封人司徒之屬左傳有潁谷封人

祭封人鄆陽封人呂封人蕭封人王官

以中士為長下士貳之侯國蓋下士也

子曰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

包曰從者是弟子從隨孔子行者也通使得見也

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

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孔曰語諸弟子言

之將喪亡邪天下之無道也久矣極衰必盛

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

法度以號於天下孫綽曰達哉封人棲遲賤

職自得於懷抱一觀大聖深明於興廢明道

內足至言外亮將天假斯人以發德音乎夫

高唱獨發而無憾於當時列國之君莫救乎

流詠千載之下若瞻儀形其人已遠木鐸未

戢乃知封人之談信於今矣此言喪則去

魯適衛時也二三子師稱弟子之詞据孔子

言故以從者為二三子猶言諸弟子也天下

久無道孔子雖得位不能即治也不若宣教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以垂後世知聖人不待居位明堂位曰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是諸侯無木鐸言諸侯不能用人謂韶盡美矣孔曰韶舜樂名又盡善也孔曰

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曰武

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鄭曰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武周

武王樂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未致太平故僅以武功示子孫周

之盛德在周公成王時周公不能自頌故善未能盡言周善不異虞子曰居上

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此

蓋譏孟子武伯也孟氏世事孔子故言觀之

里仁弟四

子曰里仁為美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擇不

處仁焉得知鄭曰求善居而不擇仁者之里

尚以仁地為美况擇身所子曰不仁者不可

以久處約孔曰久困不可以長處樂孔曰必

仁者安仁包曰惟性仁者自知者利仁王曰

知仁為美故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繆

利而行之也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繆

好惡若未免好惡之境何足以明物哉孔曰

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曰

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釋文惡又烏路切是也苟假聲近通用上言仁者能

惡嫌仁者當用惡以絕不仁故此明其無惡仁者愛人雖所屏棄放流皆欲其自新務於

安全不獨仁人無惡但有志於仁皆無所憎惡子曰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處論衡後漢書鹽鐵論引

作居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欲貪欲也得之不處不可營以祿道不行

則去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何日

否泰故君子履得之不去也何曰此則不以

道而反貧賤其道得之雖是

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得貧賤無所用

道也此云得之者言生而貧賤如生而富貴

皆已遇之所得不可枉道君子去仁惡乎成

求富貴以免貧賤之辱君子去仁惡乎成

名孔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為君子君

子欲惡與人同而行事相反者非矯激迂

愚好人所惡也以其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

為君子則不可與人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

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馬曰造次急遽

遽偃仆不違仁也鄭曰造次倉卒也顛沛

古說造次所嚮行也顛沛字又作顛越顛言君子處世不如世人之適意是為仁適以

自苦然而不有違仁者以無違之理也雖食

時心宜在食造次顛沛時無子曰我未見好

所用仁而君子存則仁存焉子曰我未見好

仁者惡不仁者范曰世衰道喪人無廉恥見

不惡之好仁惡不仁我未覩其仁也凡云

我未見者駁詰之詞也人人自謂好仁惡不

然而實好仁者無以尚之孔曰難復加也李

不然以尚也人各有惡不仁者其為仁矣吳志

好故知其未好仁惡不仁者其為仁矣引矣

作也李曰不仁者仁者之賊也奚不惡不

仁哉惡其害仁也是以為惜仁人之篤者

言惡不仁則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李曰不

己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使不仁

人加乎仁者之身然後仁道無適有能一日

而不申不仁者無往而不屈也有能一日

用其力於仁矣乎孔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

好仁者無以尚之為優有又也不使不仁

加所謂無以尚也一日用力所謂其為仁也

言好仁則必惡不仁惡不仁我未見力不足

則必好仁無空言好惡者

者孔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力修仁者耳我未

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知所好惡而不

為仁是必力不足也上言又蓋有之矣我未

能一日用力則無不足矣

之見也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為

仁故云為能有爾我未之見也子

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後漢

仁作人漢書引作仁孔曰黨黨類小人不

能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

觀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矣殷仲堪解曰

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破

邪為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為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也表記言與人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謂三代相救政各有敝也此言人黨兼謂行質有偏者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日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樂曰道所以濟民聖人存身為行道也濟民以道非以濟身也故云誠能令道朝聞於世雖夕死可也傷道不行且明已憂世不為身也言不聞道為虛生也朝夕即一日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

食者未足與議也以時士多貧子曰君子

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鄭曰無莫

無所貪慕也白虎通說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眾勸罰一惡而眾懼劉

梁論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范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君

子於人無有偏頗厚薄唯人義是親也適往也莫定也此言已麻聘之意可以仕則仕

可以止則止不義則不與親也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

子懷刑小人懷惠刑曰懷安也懷土重遷懷刑安於法也曰惠恩惠也

李充曰凡言君子者德足以軌物義兼君人不惟獨善而已也小人者向化從風博通下

民不但反是之謂也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此言君導之以德則民安其居而

樂其俗鄰國相望而不與往來化之至也是以太王在岐下韞成都仁政感民猛虎弗避

鍾儀懷土而謂之君子然則民之君子君之

小人也斯言例也齊之以刑則民懷利矣夫

以刑制物者刑勝則民離以利望上者利極

則生叛也李說美矣然以懷刑為用刑未

為得也懷思也思刑者思刑子曰放於利口

罰之當否故民懷其惠政子曰放於利口

放依也放棄也為而行多怨利而行取怨

政當利民不可棄之而禮讓為國乎治也何

之道言無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治也何

利則民怨也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治也何

有何曰何有者言不難江曰范宣子讓其下

有皆讓之人懷讓心則治國易也班昭賈

逵並引於從政乎何有以意加不能以禮讓

之也為國者執政非從政者也不能以禮讓

為國如禮何江曰不能禮讓則下有爭心雖

刀之末將盡爭之惟利是恤何違言禮也子

言禮以讓為本不能讓則不足言禮也子曰

日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

知也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子曰

也無位者患人莫知故合求知子曰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歸理有會故得其歸事

雖殷大可以一名總舉其會理雖博可以至

約窮也譬猶以君御民執一統舉之道也

曾子曰唯孔曰直曉不子出言出則在門

人問曰何謂也邢昺曰曾子家言此門

言異於羣聖自為一道冉求所謂子之道

者羣聖道但王治世孔子始有撥亂之道故

自言忠恕而已矣王曰忠者情之盡也恕者

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

盡理之極也使盡理極則無物不統極不可

二故謂之一也推身統物窮類通盡一言而

可終身行者其惟恕也無位而欲服人唯

忠恕自治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

能盡人性范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為君子

喻猶曉也范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為君子

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為小人也喻論古今

字告也告君子當以義告小人以義則子

被不喻惟當告之以利治民在與利也子曰

見賢思齊焉包曰思與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范曰願探諸已謂之內言所見必有益子曰事父母幾諫包

省也言所見必有益子曰事父母幾諫包

幾者微也言當微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包曰

諫納善言於父母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

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也父在觀其志

故可以見子之志不從父母所為但以敬而

不敢違此即所謂幾諫諫之於幾先也若己

有過則當記曰父母惡之勞子

熟諫矣勞而不怨而不怨此謂常時子

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鄭曰方猶常也子曰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鄭曰孝子在喪

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為也此別記居喪

之禮與上言觀志行者非一時之言孔鄭各

說其義何互采之非也鄭於前無注於此乃

注則不照矣又不聞傳本有異彼此互存是

迷誤也改道者必大夫以上生子曰父母之

時有諍子無過舉故得無改也

年不可不知也或壯實而疑其虛羸進藥飲

食失於消息或扶持過慎轉不自一則以喜

一則以懼孔子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

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

然則獻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戚者其唯知父

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

而致養也是以唯孝子能達就養方盡將

從之節年盛則常怡年衰則消息喜於康豫

懼於失和孝子之道備也喜者專謂壽而

康者也戒其防護尤當慎故喜者必知懼以

其易委化也有疾而後憂已無及矣或不疾

而已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為恥其身之行將不

及也李曰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

是以古人難之也凡云古者皆謂殷時也

出出位也處士而言治道侯國而謀天下身

所不及無以驗其行迹近可子曰以約失之

恥也故殷以前無著書者子曰以約失之

者鮮矣孔子曰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

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也子曰君子欲

人見約則以為多失故明其鮮子曰君子欲

訥於言而敏於行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而

訥本子曰德不孤必有鄰何曰方以類聚同

作向志相求故必有鄰

志相求故必有鄰

志相求故必有鄰

志相求故必有鄰

志相求故必有鄰

志相求故必有鄰

志相求故必有鄰

志相求故必有鄰

是以不孤殷曰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忘皆以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

言孤立則非達德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

朋友數斯疏矣 鄭曰數謂數己之功勞也何帝用鄭義音色昊反 數謂速數之數 數梁武

也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數猶密

公治長弟五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 孔曰公治長弟子魯人

齊人博物記姑慕縣東南五里有公治長墓 范曰公治長名芝字子長也 妻許婚與娶

之詞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孔

縲縲索紲攀也 范曰公治行正獲罪罪非其罪 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之枉

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 縲累古今字五

經文字云紲木文從世緣廟諱例變許慎說

不能相牽曳也 雖在者設言之詞言眾信其行

故不取舊說 子謂南容 王曰南容弟子南宮

蓋唐人小說 子謂南容 王曰南容弟子南宮

記南宮适字子容 鄭注禮記南宮 孟僖子

之子南宮闔字子容 其妻孔子兄之女 鄭誤

也 邦有道不廢 王曰不廢言 邦無道免於刑

戮 與公治同也 亂 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庶

兄孟皮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 孔曰子賤魯

女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 人弟子宓不

齊包曰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包曰知者若此人也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行嘉其好賢常恐不得子貢問曰賜也

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孔曰言女器用之人曰胡

連也包曰胡連黍稷之器夏日胡殷日槌周曰籩籥宗廟器之貴者鄭曰黍稷器樂

曰未詳也然夏殷果一名而其形未測及周則兩名而各異外方內圓曰籩內方外圓曰

簋俱容一斗二升以籩盛黍稷以簋盛稻粱或問曰子貢周人夫子何不云女是簋籩而

遠舉夏殷器也或通者曰夫子近舍當時而遠稱二代者亦微有旨焉謂湯武聖德伊呂

賢才聖德則與孔子不殊賢才則與顏閔豈異而湯武飛龍伊呂爲阿衡之任孔子布衣

洙泗顏閔簞瓢陋巷論其人則不殊但是用舍之不同耳譬此器用則一而時有廢興者

也江曰胡連置宗廟則爲貴器然不周於民用也女言語之士束修廊廟則爲豪秀然未

必能幹煩務也器之偏用此其貴者猶不足多况其賤者乎是以玉之碌碌石之落落君

子皆不欲也兩敦四槌六胡人籩自虞以來祭之食器敦籩周所通用胡槌惟王者後

用之魯兼四代器乃並有焉天子或亦兼用餘則不用胡槌故以喻子貢似適用而實不

遭時也連一作輦蓋狀如輦胡蓋大腹而長似垂胡其實黍稷稻粱殷蓋加白黍黃梁故

六周人籩則加稽樵虞兩敦惟黍稷耳樂肇用高誘說加入籩盛黍稷鄭掌客注云籩盛

稻梁是也疑高樂說傳寫字互錯耳許慎籩籥專盛黍稷而不及胡連之盛故附明之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

也言仲弓子曰焉用佞疾時以佞禦人以口

給屢憎於人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

加也屢婁俗字婁空也以言語空加於人不

以實情也佞者恒為人所喜云為人惡非也

不知其仁焉用佞言佞子使漆彫開仕對

曰吾斯之未能信孔曰開弟子漆彫姓開名

能究習范曰開知其學未習究治道以此為

波不能使民信己江曰夫君臣之道信而後

交者也君不信臣則無以授任臣不信君則

難以委質魯君之臣未洽於民故曰未能信

也韓非子有漆彫氏之儒論衡云漆彫開

論性情蒧文志儒家漆彫子十二篇使仕者

孔子仕魯時吾謂孔子也斯魯子說鄭曰喜

也知孔子不久於魯故不仕其志道

深也范曰孔子悅其志道深也格曰孔子悅

其志道之深不汲汲於榮祿也說其知已

志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

馬曰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曰桴海

波洶涌桴必敗散而乘以浮海必不克濟喻

以有道值無道必見危害也子路剛直將

不得其死故弟子之中唯山將從俱敗也子

路聞之喜孔曰喜與己俱行也喜己節操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

故言好勇過我輕死

非勇故曰好勇聖人但無所取材鄭曰無所

獨立不懼無喜之情也取於桴材

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

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其勇曰

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字材哉同樂

日適用日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言

也子路直不懼而已如赴海無桴且不能浮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史記作季子曰不知也

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范曰仁道宏遠

仲由未能有之又不能指言無仁故託云不

知也武伯以臣子路又問范曰武伯意有

自矜故抑之云不知未愜或以仲尼

有隱故再問也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

問其不仁之故

治其賦也

梁武云賦魯論作傳鄭云軍賦孔

武伯重問答又直云不知則武伯未已故且

言其才技然後更答以不知也言子路才勇

可使治大國之兵賦不知其仁也能非仁求

任為諸侯之臣也

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

為之宰也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

臣也鄭曰大夫之家邑有百乘采地一稱十室

廣輪也四井三十六夫為邑一邑稱十室

謂夫三為屋三十夫則十屋舉成數以為十

室也千室則百邑左傳說卿備百邑是也四

千井當千室為田三十六萬畝十分取一公

家入穀三萬六千近今百萬富室之租息

也百乘之家即千室之邑以公私分二名耳公私邑皆稱宰

赤也何如馬曰赤弟子公西華也不知其仁也赤不仕

屬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馬曰有容儀可使為行人也江曰束帶整朝服也賓客鄰國諸侯來相聘言也

者皮弁服有佩玉君在則束之不合鳴君見國使及朝觀從儀之節也與言者為上賓卿

之職也孫根碑引作束鑿謂結佩於鞶

不知其仁也仁者必三子亦非家臣當升之於子謂子貢曰女與

公朝所以抑武伯進三子

回也孰愈孔曰愈猶勝也繆播曰學者尚名者多顧其實者少回則崇本棄末

賜也未能忘名存名則美著於物精本則名損於當時故發問以要賜對以示優劣也所以抑賜而進回也

顏淵如愚故問於同學者以驗其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王弼曰假數以明優劣言己與顏淵十裁

及三明相去懸遠也賜也聞一以知二但知春秋之例各相通也

知例有正變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女下依注有俱

字論衡李善引皆有俱鄭別傳云皆不如也包曰既然子貢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

欲以慰子貢心也顧歡曰回為德行之俊賜為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欲使名實無濫故假問孰愈子貢既審回賜之際又

得發問之旨故舉一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

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克之兒故
判之以弗如同之以吾與女言我與爾雖異
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慰也
恐子貢但務於知故言已亦不如同回近生
知聖人之學宰子晝寢包曰宰子弟子宰我
學困皆可成鄭曰寢臥息也慧琳
說宰子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生故
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所謂互爲影響
者也梁武說書當作畫言其繪畫寢室故
夫子歎彫朽書居內寢不接賓客也子

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包曰

也彫彫琢刻畫也王曰朽慢也二者喻雖施
功猶不成也糞拚也餒謂之朽所以塗者
塗牆者當堅土掃除土壤積易壞故不可
塗喻俗士難施教化幸我避之亦有由也

於子與何誅孔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女

升堂四科之流豈不免乎晝寢之咎以貽朽
糞之譏乎時無師徒苦明勸誘之教故託夫
弊跡以爲發起也與預也何訶也子蒙書
內之誅由避人而已亦與責明當自力以接
物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

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孔曰

者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
晝寢言宰我能知人衰世人心難測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也鄭曰剛謂強或對曰申枨

包曰申枨魯人鄭曰蓋孔子弟子申續史
記申棠字周禮記以申詳爲子張子則申卽

顓孫振師
同姓也

子曰振也慾

言內有貪慕

焉得剛子貢

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馬曰加陵也袁曰加不得理之謂也

加諸增加誇言患

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

賜也非爾所及也

袁曰非無過者何能不加

人也非子貢理之分也

子貢曰夫子之

文章可得而聞也

何曰章明也文彩形質著

帛文甚章明後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

鄭曰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何曰性者人

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利貞之道深微

故不可得而聞也太史叔明集解曰文章者

六籍是也性與天道如何注軀識以此言之

興是夫子死後七十子之徒追思曩日聖師

平生之德音難可復值六籍即有性與天道

但垂於世者可蹤故千載之下可得而聞也

至於口說言吐性與天道蘊藉之深止乎身

者難繼故不可得而聞也馮異引言獨見

之明久而益遠管輅說自非性與天道道猶

行也言聖性與天同運也言微言也性生也

作春秋前後相鉤貫猶自然生成與天

子路

行合非口說筆記所能盡故不可得聞

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曰

得並行也

言其勇於為義聞斯行之若

有請命未能行者則唯恐有聞若己負之子

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曰孔文子

也文謚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孔曰敏者識

謂凡在是謂之文也賢得文謚但不推進

耳猶知尊禮子謂子產孫僑韋昭注晉語

云公孫成子有君子之道四焉言其所

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

也義時多以子產子曰晏平仲周生日齊

執事有制布綱持紀凡三義不稱子而以字

諡下大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孫曰交有傾蓋

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

疑交不終時齊不可仕平仲已子曰臧文仲

仕而悔之故沮之為敬之也子曰臧文仲

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居蔡包曰

諡也魯王國故下大夫書春秋居蔡蔡國

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為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臧氏蓋公子受賜當以歸之

君山節藻梲包曰節者柄也刻鏤為山也梲

侈也鄭曰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

用文仲之議何如其知也謂之為智子張

問曰令尹子文

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闞名穀字於菟范曰子文是諡

也楚語闞子文三舍令尹王符說妻子凍餒

三仕爲令尹無喜色

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

言去猶憂國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

問可比管仲乎

曰未知焉得仁

何曰沮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李曰進無喜色退無怨色

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之至也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

不可謂仁鄭讀知爲智王充說有不知之行何妨爲仁亦以舉子玉爲說此子文未必

闞於菟上又不可言舉子玉未智者謂三仕三已耳不知時不可仕已而又爲是不智也

四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

孔曰

崔子陳文子皆齊大夫崔杼作亂文子惡之捐其馬四匹違而去之也

至於他

邦則曰猶吾大夫高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

曰猶吾大夫高子也違之

孔曰文子避惡去無道求有道當春

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鄭曰魯讀崔爲高魯讀是也涉上崔子而誤言

命大夫不能定亂也

何如子曰清矣

顏曰每適又

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李曰違亂求治不污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驥

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謂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孫曰大

哉仁道之弘以子文平粹之心無借之誠文
子疾時惡之篤棄馬而逝三去亂邦坐不
暇甯忠信有餘而仁猶未足唯顏氏之子體
仁無遠其亞聖之目乎初不知崔杼將弑
弑又不

能討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
可矣皇本再下有思鄭曰季文子魯大夫
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

舉事過寡不必及三思也聞之聞人稱
之也文子行事可考無疑難當三思之事子

曰甯武子馬曰甯大夫邦有道則知邦無道
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孔曰佯愚

不可及也王朗說曰或曰佯愚蓋運智之所
得緣有此智故能有此愚豈得云同其智而

闕其愚哉答曰智之爲名止於布德尙善動
而不細者也愚無預焉至於佯愚韜光潛采

恬然無用支流不同故其稱亦殊且智非足
者之目可有雖審其顯而未盡其愚者矣孫

曰人情莫不好名咸貴智而賤愚雖治亂異
常而矜鄙不變唯深達之士爲能晦智藏名

以全身遠害飾智以成名者易去華以保性
者難衛無有道之君欲褒其愚設兩端先

言其智耳愚不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史記哀
避難不擇君

孔子在陳魯召冉求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
云云又魯定公卒之年孔子居陳晉楚更伐

陳孔子曰歸與歸與云云遂過吾黨之小子

蒲適衛蓋一事兩記未暇詮次

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曰簡大也
孔子在陳思

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於大道妄
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
裁之耳遂歸狂簡狂狷聲轉字異狷即簡
也何所不為知所簡擇也斐然各有文采不
知當何以裁制之言隨
材施教非一朝之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

舊惡怨是用希
子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
子舊謂舊君紂

也紂惡不可仕及滅亡則子曰孰謂微生高
為之守節求仁故無怨也

直
子曰微生姓也名高魯人尾生高與女
信名重戰國時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蓋先孔子卒
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孔子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為直
人乞請也醯酢之和鬻者如今梅醬之類

是高但知人之取必於己不能以無應之故
甯乞焉然宜告之以乞鄰不可以鄰惠歸已

故別嫌明微示處世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之道非許其不直也
子曰蓋一本作巧言令色子曰

本足恭上無子曰蓋一本作巧言令色子曰
足恭孔子曰足恭便辟兒繆協曰恭者從物

凡人近情莫不欲人之從己恭者以恭足於
人意而不合於禮度斯皆適人之適而曲媚

於物也大戴禮記足恭而口聖言應人所
求供給取足也恭當為共具也此言微生乞

鄰之事為欲給人之
左北明恥之

史記魯君子左北明成左氏春秋又曰左
北喪明厥有國語左北明成左氏春秋又曰左

耳其亦恥之
言當世知匿怨而友其人左

北明恥之北亦恥之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

親於形外揚子法言曰友而不心面友也亦范曰藏怨於心詐

北明之所恥言明與己俱不友尾生也而

尾生之信至今有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

稱俗論難信也二子夫子所倚以成

爾志鄭曰盍何不也王道者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

曰大祝予此從其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

友共唐石經衣裘旁添註輕字今本皆有

有輕字者是也衣凡單複著之衣輕裘

冬衣專謂敵之而無憾孔曰憾恨也殷曰施而不

之財不覺非己推誠開往感思不生斯乃交

友之至仲由之志也與車馬輕裘非必不

可無者本不必共更不可敵以世之伎求者

多間有好物則必求共共則不敵不止甚為

俗患故願人廣其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量以化其鄙心也孔曰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施置於人李

子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莊系詞曰勞而

不伐有功而不置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

者也袁宏曰孔子稱顏回之仁以不伐為先

采此語入子路曰願聞子之志秋之大旨子

易傳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曰懷歸

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也樂曰敬

長故見安善誘故可懷也子曰己矣乎凡

各以其義而如其意以治之子曰己矣乎凡

云己矣乎者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

深責之之詞

也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疾

過也己知其過而諱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如北者衛曰言十室之邑十室四十井焉

不如北之好學也衛曰焉猶安也安不如我

世者由不能好學如北耳苟能好學則其忠

信可使如北也孫曰夫忠信之行中人所能

存全雖聖人無以加也學而為人未足稱也

好之至者必鑽仰不怠故曰有顏回者好學

今也則亡今云十室之學不逮於己又曰我

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耳此皆深崇於

教以盡汲引之道也言美質

甚多勸其向學無自安於小成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

日言任諸侯之治貢士之制選為諸侯卿

大夫故問仲弓以孰可使者或說使於諸侯

與下臨民不合鹽鐵論說苑引此仲弓問子

並云使仲弓為諸侯天子非也

桑伯子鄭曰子桑秦大夫王曰伯子書傳無

此疑鄉飲謀賓時當就先生子曰可也簡日

而問弟子者仲弓有知人鑒

以其能簡故曰可也

上問可使故此答曰可

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孔曰居身敬肅居簡而

行簡無乃大簡乎

包曰伯子之簡大簡也

子桑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

爲見此人乎子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

文之孔子去子桑弟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

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餘吾欲說而去其文

故曰文質份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

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

尼曰大簡無文餘 子曰雍之言然哀公問弟

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

怒不貳過何曰凡人任情喜怒違埋顏回任

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

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論

衡說并改哀公之短遷怒貳過故也問學而

答以行硬公以文詞爲學千人不遂則怒其 不幸短命

不我從先本不怒之而後怒之是遷怒也

死矣高誘說顏淵卅八而卒史記顏回少孔子三十歲

年七十淵年四十也卅八之說是 今也則亡未聞好學

矣未三十而髮白者不妨壽考

者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馬日子

公西華赤之字 蓋孔子仕魯以 子曰與之

私事使之稱冉子者與檀弓同 子曰與之

釜馬曰六斗 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

秉包曰十六斗曰庾馬曰十六斛曰秉五秉

合爲八十斛 冉子得專與者蓋請粟於 季氏當得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

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鄭曰非冉有與之太多也

以爲冉出私穀與之則形師吝也原思爲之

宰包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宰也鄭曰孔子初仕魯爲中

都宰從中都宰爲司寇也與之粟九百孔曰九百

沈彤說大夫之宰當上士士食一邱十六井

公田千六百畝食其半得八百畝人六百

四十畝收粟一石斗爲粟九百六辭

家祿又長子曰毋孔曰祿法所當得受無讓

貧不須此子曰毋也鄭曰毋止其辭讓也士

辭位不辭祿若當辭已以與爾鄰里鄉黨

亦辭矣有職則有祿也五

乎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

子謂仲弓曰范曰謂非犁牛之子騂且角何

犁雜文騂赤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犁耕

牛也民間所養不以供祭祭必取犢故曰之

子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皆必先在滌此出

民間故欲勿用喻世爵已成時典不用賢才

也山川則可用索牛故不能舍之言賢才表

著者雖亂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行道

世終見用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行道

喻也遠離也吉行五十里三月行其餘則日

四千五百里極邊至中國之極邊

月至焉而已矣何曰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

移時而不變或行一日而

至之程或行一月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

而至之程無遠志也與從政從執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

有包曰果謂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賜亦

家嫌專問己臣故泛問及之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日

達謂通於物理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

從政乎何有日何有者有餘力也季氏使

閔子騫為費宰其邑宰數辟聞子騫賢故欲

用之史記魯閔損字子騫時費數叛不欲

以才智者宰之故不使由求而使孝子著德

行者他日又使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孔曰

子羔皆此意也為季氏宰託使者善為如有復我者孔曰復

我辭說令不復召我也來召必在汶上矣則必在此從鄭本孔曰

我也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汶上通齊之道南

以深諷伯牛有疾馬曰伯牛子問之牛非死

也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包曰牛有惡疾不欲

其手也孔曰亡喪也疾甚故執其手曰喪之

乃蓋暴死已遷尸牖下故入戶西行至牖前命矣

夫者臨喪不哭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

而有斯疾也包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子

曰賢哉回也孔曰顏淵樂道一簞食鄭曰簞笱也

饋之故以一瓢飲孔曰瓢在陋巷何曰巷里

狹也蓋貧者人不堪其憂憂其貧厄不可

別居委巷中回也不改其樂孔曰雖簞瓢在陋巷不改其

者不改其樂衛曰非大賢樂道不冉求

曰承上稱冉子此名者非不說子之道古聖

有教人處貧困者力不足也力不足操子

故以爲孔子之道力不足也作處窮苦子

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如行道不能至中

頓今女畫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

分道爲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

儒馬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

以下章句子游爲武城宰包曰武城子曰女

得人焉耳乎孔曰焉耳乎皆辭范曰曰有澹

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

室也

包曰澹臺姓也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鄭曰步道曰徑澹相承讀爲擔

蓋以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地氏

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孔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

不伐者不自伐其功馬曰殿在軍後前曰啟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

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拒敵也馬不能前進耳鄭曰姓孟名之側字

之反也左傳記齊師及清戰於郊右師奔孟之側後入以入門爲入國門也不能奔若

是之遠入門謂入學門耳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

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

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世之

害也鄭曰不有言無有也范曰祝鮀以佞詔被寵於靈公宋朝以美色見愛於南子無道

之世竝以取容孔子惡時人濁亂唯佞色是尙忠正之人不容其身故發難乎之談將以

激亂俗亦欲發明君子全身遠害也宋朝不免不足惜也此言衛之所以不喪者僅恃

祝佞其所以危者則在昏淫蓋所以諷諫靈公耳

子曰誰能出不由

戶何莫由斯道也

孔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出入要當從戶范

日言人咸知出戶行莫知由學而成也有

日不出門者未有且不出戶者故主戶言之且必出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

質彬彬然後君子

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質少彬彬文質相半之兒鄭曰彬彬雜半兒也

份字史庶人在官掌文書者周官人職六曰

史掌官書但習其文不解其義也野人不知

禮者記曰野人曰父母何算未嘗聞詩書見

明農之教者不

可喻以文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

馬曰言人之所以生

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鄭曰始生之人

皆正直李曰人生之道唯其身直言人性

無僞自生

罔之生也幸而亦生是幸而免也

時已然

子曰失乎生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必或免

之蓋由於幸耳故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

有幸而無不幸也

罔無也幸免凶也之而

是也無是直道而猶生是免死非生也

免者免人禍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幸謂天幸

之者不如樂之者

包曰學問知之不如好之者篤好之不如樂之者深

李曰雖知學之爲益或有計而後知學利在

其中故不如好之篤也好有盛衰不如樂之

者深也凡曲藝皆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

然道德尤宜深得

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王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

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

下不知則不能好也樊遲問知子曰務民

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包曰敬鬼神而不敢黷王曰

務所以化道民之義此問爲問仁曰仁者

政之知仁故以務民不惑爲知

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孔曰先勞而後得功此所以為仁范曰艱

難之事則為物先獲功之事而處物後則為

仁矣言不以姑息為仁先令民為其難乃

後得其效董仲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知者樂運其才智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己

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

大傳韓詩外傳並有其說闔運疑焉舍事

而言理亦可云知樂草仁樂木知樂玉仁樂

金且山水者天地之大物知仁者人之小德

豈以其樂為輕重也此蓋言立國建置之制

知者依山樂其阻固也知者動仁者靜無欲

者依山樂其阻固也知者動仁者靜無欲

故靜包曰有道故動也言民氣亦知者樂

因而異也動者流通靜者務本業

仁者壽包曰性靜者多壽考鄭曰知者自役

流通資生易給則民樂矣子曰齊一變至於

依山土著民氣敦龐故壽子曰齊一變至於

魯魯一變至於道

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也太公大賢周公

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

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也言國不忠

弱齊尚不如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魯魯俗未壞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而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馬曰觚

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王曰當時沈涵於

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何曰觚哉觚哉

言非觚也以喻為政不得其道則不成范曰

酒之亂德自古所患故禮說三爵之制尚書

著酒誥之篇易有濡首之戒詩列賓筵之刺

皆所以防沈湎王氏之說是也。觚失其禮，故曰觚不觚。猶言君不君，臣不臣，不臣耳。諸仲都曰：作觚而不用觚法，觚終不成，猶爲政而不用政法，豈成政哉？世爲政不用政法，故再言焉。升所以優君也。時君臣無等制，故歎觚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

也。孔子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人隋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欲極

觀仁者憂樂之所至。井阱通。子曰：何爲其用字言蹈仁而死，固必從之矣。

然也。李曰：欲極言仁設云救井爲仁，便當從不邪。故夫子答曰：何爲其然也。言何至

如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逝往也。言君子可

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救之也。李曰：是君子之人，若於道理宜爾，身猶可亡，故云可逝。

可欺也不可罔也。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自投

下也。李曰：若理有不可，不宜陷於不智，故不可誣罔。令投下也。君子不逆詐，故可以闇昧

欺大德，居正故不可以非道罔也。衰世疾仁，故設非法以陷人，如以網待禽，色斯舉

矣。又肯從乎？若先欺以其方，如季氏之墜三都，孔子亦爲之用，則是可欺。黨錮僞學禁網

羅織不子曰：君子一木無博學於文約之以

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鄭曰：弗畔不違道也。

道也。言君子設教，子見南子。史記衛靈公夫

能使人不違畔也。

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
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
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
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穆然孔
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聘禮兄弟
之國則聘使問夫人南子宋宗女於孔氏同
姓或有子路不說而足以辱身夫子矢之
蔡曰矢陳也臯陶矢厥謀春秋經曰公矢魚
於棠皆是也夫子爲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
衛靈敬禮優隆求去不得仕又不可方無
以處之因子路之不說遂誓以明己志以拒
衛請聖人之善權也加夫曰子所否者天厭
子者徧召從者咸使聞之曰子所否者天厭
之天厭之孔子曰舊以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
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因欲

卷

卷

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
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
之咒誓義可疑焉鄭曰否不也孫曰按本傳
孔子不得已而見南子猶文王拘姜里蓋天
命之窮會也子路以君子宜防患辱是以不
悅也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
命厭之非人事所免也重言之者所以誓其
言也繆播曰應物而不擇者道也兼濟而不
辭者聖也靈公無道蒸庶困窮鍾救於夫子
物困不可以不救理鍾不可以不應應救之
道必明其路路有南子故尼父見之淫而不
緇則處汙不辱無可無不可故兼濟而不辭
以道觀之未有可猜也賢者守節怪之宜也
或亦以發孔子之咎以曉眾邪否不也言體
聖而不爲聖之事天其厭塞此道邪欒曰天
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壓也李曰男

女之別國之大節聖人明義教正內外者也
而乃齷常違禮見淫亂之婦人者必以權道
有由而然子路不悅固其宜也夫道消運否
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厭亦否也明聖人與天地同其否泰耳豈區
區自明於子路而已所不誓辭也言所不
沒去則天厭其德不佑我也論衡以爲天壓
殺我無此誓詞也既誓而靈公與南子燕孔
子因招搖過市又問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
陳孔子遂不辭而行

至矣乎民鮮久矣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

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中庸禮記

篇名蓋虞舜所傳教典久不明矣

子貢曰如

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

子貢喜

施施者恒不濟眾故欲極其願以民貧困
無謀生之道欲國家先振貸乃可富也

曰何事於仁

言施而能濟則無所事仁可坐而治矣

必也聖乎

堯舜其猶病諸

忠難雖堯舜至聖猶病其難

堯舜爲民治水謀食有似博施而已勞困矣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

人已欲達而達人

行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重斂亟則以能施爲

仁而不知其愛之與虐之同也夫仁者豈但欲民之飽煖正欲人之立達也已則欲立達

而謂民但可坐食是以禽獸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也已

皆恕已所欲而施之於人也

己欲衣食念民無衣
食亦仁之方非仁也

述而弟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老彭殷賢大夫也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

之耳鄭曰老老聃彭祖老聃周之太史

世本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

柱下史呂氏春秋說彭祖以壽終注云殷大

夫治性蓋壽七百大戴記孔子曰昔商老彭

及仲傀政教大夫宮教士技教庶人縱以德

行不任以言言我則老彭一人也

蓋卽老子今有傳書無位故皆不作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鄭曰

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李曰言人若有

行此三者復何有貴於我乎斯勸學敦誨誘

之詞有猶愛也言不

得見似特於我吝之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

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孔子曰

夫子常以此

子之燕居

燕鄭作宴退朝而

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申漢書引作伸馬

兒孫曰燕居無事故心內夷

子曰甚矣吾衰

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曰孔子衰老不

復夢見周公明盛

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李曰聖人無想何

夢之有益傷周德之日衰哀道教之不行故

寄慨於不夢發歎於鳳鳥也子曰志於道何

言退老已久無太平之望

志慕也王弼曰道者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

也況之曰道寂然無體不可為象不可為體

故但志慕而已道所以為聖者即六藝據

大學之道也志道志學不以九流自隘

於德何曰據杖也德有成形故依於仁何曰依倚也仁

人故可倚各隨其材性遊於藝何曰藝六藝也不足據

三要不可無藝六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

道不可無藝六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

藝者息焉游焉皆教誨之鄭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

無誨焉皆教誨之鄭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

也誨魯讀為悔字今從古江曰見其翹然向

善思蓋也言以摯見也脩脯也束脩以問

遺人不以摯也孔穎達說童子摯以束脩兼

二說以為典制他無所見記曰束脩之問不

出境行束脩者境外大夫也以上者君子曰

也誨者師保之職言已皆欲養成其德子曰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

為之說也言為學必致困勉之功也史記

引無不悱不發之句悱即憤字啟避漢諱而

改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鄭曰說則

耳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

則不復重教之也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

嘗飽也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

心謂在他處食有有喪者彼不同

食則此亦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何曰一日之中

不告飽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或哭或歌是藝

或哭或歌是藝

於禮容范曰是日即弔赴之日子謂顏淵曰也禮歌哭不同日故哭則不歌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孔曰言可

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樂曰用已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

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孫曰聖人德合於天地用契於四時不自昏於聖明不獨

曜於幽夜顏齊其度故動止無違所以影附日月絕塵於由賜也江曰聖作則賢人佐天

地閉則聖人隱用則行舍則藏者也唯我與爾有是分者非聖無以盡賢也顏淵居貧

不求仕故**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曰大

慰而許之**子路曰子獨美顏淵以為己勇至於夫子**

為三軍將亦當唯與己同故發此問沈日若

子路不平與顏淵而尚其勇鄙昧**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孔曰暴虎徒搏馮河徒涉繆播

也己甚此別一章誤連之耳

日聖教軌物各應其求隨長短以抑引因志分以誘導使歸於會通合乎中道以故剛勇

者屈以優柔儉弱者厲以求反由之性也以勇為累常恐有失其分覓功銜世故因題目

於回舉三軍以倒問將以明道訓陶染情性故夫子應以篤誨以示厥中也沈曰孔子以

比暴虎馮河陷之於惡實為太深余以為子路聞孔子許顏之遠聞而慕之自恨己才之

近唯強而已故問子行三軍則誰與言必許己也言許己以麤近耳故夫子因慰而廣之

言若在三軍如暴虎馮河則可賤而不取謂世之麤勇也若懼而能謀抑亦在賢之次流

世之麤勇也若懼而能謀抑亦在賢之次流

謂子路也如此則三軍不獨必也臨事而懼

莫敢擇便利則有死之心故必勝也軍雖尚

謀而貴波斷將士受成而已帥當倡勇敢臨

事懼則必敗又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

士吾亦為之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

鞭之賤職我亦為之也袁曰執鞭君之御十

趨辟出入司市下大夫執鞭度守門一近君

不可求也為貧仕者求食而已不求富如不

可求從吾所好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勞

違其子之所慎齊戰疾孔曰此三者人所不

之齊居於內不理家事戰疾人心子在齊

危懼亦易於失統紀故先戒飭慎之子在齊

昭公二十五年出奔孔聞韶范曰夫韶乃

樂齊諸侯也何得有之乎曰陳舜之後也樂

在陳陳敬仲竊以奔齊故得聞之也說苑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二嬰兒挈一壺相與

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

驅之趣驅之韶音方作禮國有典物客至得

請觀之吳札至魯奏六代之樂是也孔子在

魯不得觀至齊景公客三月不知肉味周生

之故聞韶說苑野說也

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大夫士去國二月非也三月不食肉出奔之禮

公故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王曰為作也

之至於此此齊也郭曰傷器存而道廢徒有聲而無時江曰和璧與瓦礫齊貫卞子所以

惆悵虞韶與鄭衛比響仲尼所以永冉有曰夫

子為衛君乎鄭曰為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

孫輒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城衛石曼姑帥

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江曰夫子在衛

受輒賓主悠悠者或疑為之故問之春秋

書蒯瞶叛許衛圍戚為討叛與當時拒父之

說大相反子貢曰諾亦疑夫吾將問之一本無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為在衛曰古之賢

人也此高節矣曰怨乎孔曰夷齊讓國遠去

亡宗社且虛亦當怨也棄國近於懟父國或亂曰求仁而得仁又

何怨孔曰以讓為仁豈有怨乎但出曰夫

子不為也鄭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

矣輒辭立則無此難既父來爭國又當更

立賢者而已去之春秋許圍戚者立大法也

非許輒得立故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

之孔曰蔬食菜食肱臂也無樂亦有其中

矣孔子以此為樂安貧自得亦思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鄭曰富貴而不以

非己之有也因上言怨而類子曰加我數

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何曰易窮理盡性

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

可以無大過鄭曰魯讀易為亦今從古王朗

日鄙意以為易益先聖之精義後聖無間然

者也是以孔子即而因之少而誦習恒以為

務稱五十而學者明重易之至故令學者專

精於此書雖老不可以廢倦也王弼曰易以

幾神為教顏淵庶幾有過而改然則窮神研

幾可以無過明易道深妙戒過明訓微言精

粹熟習然後存義也四十不惑知聖人有

可成之道但恐年促故未至五十而皇皇也

時陽虎亂孔子年四十三始不子所雅言詩

欲仕其後作春秋擬易象為之執

書孔子雅言正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

禮皆雅言也鄭曰禮不誦故言執顧曰夫引

禮執禮網尋綱振裘提領正言此三則

者詔之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曰

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

知所以答江曰葉公見夫子數應聘而不遇

由以其問近故不答也魯哀公五年孔子

子自蔡如葉口見聖而不知不足與言聖子

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李曰凡觀諸問聖師於弟子者詰道也則稱而

近之誣德也必揚而抑之未有默然而不答者也疑葉公問之欲致之爲政子路知夫子

之不可屈故未詳其說耳夫子乃抗論儒業大明其志使如此之徒絕望於覬覦不亦宏

而廣乎江曰葉公唯知執政之可貴不識天下復有遠勝故欲令子路抗明素業無嫌於

時得以清波濯彼穢心也爲俗吏言子曰有道者不干時也孔子時年六十二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鄭曰言此

者勸人學孔子以前皆生知之聖則難幾也子不語怪力亂神王

怪怪異也力謂若暴盪舟鳥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也

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李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

興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三

一本有我字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何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

鮮能崇賢尙勝故託斯言以厲之夫三人之行猶或有師況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縱

能尙賢而或滯於一方者又未盡善也故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或問曰

何不二人必云三人也答曰二人則彼此自好各言我是若有三入則恒一人見二人之

有是非明也隨心子曰天生德於子桓魋

其如子何子曰桓魋宋司馬黎也天生德於

無不利故曰其如子何江曰小人為惡以理

人聞文王之德而兵解也子曰二三子以我

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

學之不能及以為有也聖人知廣道深弟子

者與聖同時當觀是北也包曰我所為無

是北之心也自名以深子以四教文行忠

警之行乃真實言不能盡

信何曰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李曰典籍辭義謂

友則信此四者教之所先也故以文發其蒙

行以積其德忠以立其節信以全其終也

古成均之教禮樂詩書謂之四教皆所以文

之也衰世俗薄或媮於行或無全德若有家

庭孝弟而接人欺詐或忠於謀國而行之以

誦或經經執信而道乖忠恕故分為四科廣

而收之有一則可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

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何曰疾時無明君王曰此
然德足君物皆稱君謂聖人與君子異也
子亦有德之通稱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
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上言君此言亡

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孔

難可名之為有常也江曰言世人負情反實

透波流遷若影無系難索此有恆也又言

為政亦難有恆如此三為是末世之通病因

此故無恆心當安於虛亡約不羨彼有盈泰

者乃能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曰釣者一

有恆大綱以橫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也弋繳射

也宿宿鳥繆協日將令物生有路人殺有節

所以易其生而難其殺也孫曰殺理不可頓

去故禁綱而存釣也言少時釣弋已有聖

德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包曰

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處士著書

論政是不知而作之聖人亦欲著書恐人放

效故無是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

之次也孔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故云次

也聞見三世皆有去取以聞世傳聞世未審

其行事其所書者皆取其張法故曰善者從

之見世則知其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鄭曰互

事識之無疑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鄭曰互

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

見孔子慧琳說此人字通為一句言此鄉有

一童子難與言耳門人惑鄭曰門人怪子曰

非一鄉皆專惡也門人惑孔子見之子曰

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孔曰教誨之

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人絜己以進與

一何甚與猶知也治也

其絮也不保其往也

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絮而來當與其進之

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顧曰往謂前日之行也夫人之爲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終或

先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日行非我所保也又汎言誘接之道不問前過也

保猶守也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持故意待之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卽是江日復陳司敗

問昭公知禮乎

魯昭公鄭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

夫孔子曰知禮

野井之會孔子退

蓋孔子陳揖巫馬期而進之

孔子曰巫馬期弟子名曰

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

姓謂之吳孟子

孔曰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

當稱吳姬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

諱曰孟子子曰北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曰以司敗

國惡禮也聖人道宏故受以爲過繆協曰諱

則非過斯誠然矣若受以爲過則所以諱者

又已明矣亦非過也向司敗之問則詭言以

爲諱今巫馬師徒將明其義故向之言爲合

禮也苟曰合禮則不爲黨矣今若不受爲過

則引以爲過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

和之何曰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衛曰禮無不答故歌以相答也其善乃當和音不相及故令更爲子曰文莫何曰莫無也文無者猶

燕齊謂勉強爲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文謂春秋之文也

吾未之有得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孔子身爲君子已未能也

文春秋褒貶之文莫吾疑詞言文可俟後子曰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子謙不抑爲之

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聖誨人則

仁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馬曰正如

猶不能學也況仁聖乎鄭曰魯讀正爲誠子

今從古此仁聖之本也學之則仁聖矣子

疾病子疾病鄭本作子疾子路請禱禱請於

鬼神請之者欲子曰有諸周生曰言有此禱請

以大夫禮葬也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於上

怪其別有神也下神祇誅一作譴禱素功德以求福也孔

誅故子曰北之禱久矣孔子夫子素行合於

有禱矣鄭曰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

樂曰案說者徒謂無過可謝故止子路之請

不謂上下神祇非所宜禱也在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祈山川大夫奉宗廟此祀典之常也

然則禱爾於上下神祇乃天子禱天地之詞也。孔子不許直言絕之也。曰：北禱久矣，此豈其詞乎？欲率舊之詞也。自知無過，可謝而云：北禱久矣，豈其詞乎？在聖行無違，凡庸所知也。子路豈誣夫子於神明哉？以為祈福，自不主以薦過為名也。若以行合神明，無所禱請，是聖人無禱請之禮。夫如是，知禮典之言棄金滕之義廢矣。言先為大夫，今已去位久矣。凡云久矣者，皆追前事下為臣亦云久矣。又吾哀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久矣。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久矣。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久矣。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久矣。

固

孔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不及禮，固陋也。疾奢之甚。

子曰君

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魯讀坦蕩為但湯，今從古。鄭曰：坦蕩蕩。

寬廣兒長戚戚多憂懼也。江曰：君子坦爾夷平蕩然，無任小人競馳於榮利，耿介於得失。

故長為愁府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一本作子曰：一

本作君子。王弼曰：溫者不厲，厲者不溫。威者必猛，不猛者不威。恭則不安，安則不恭。此對反之常名也。若夫溫而能厲，威而不猛，恭而能安，斯不可名之理全矣。故至和之調五味不形，大成之樂五聲不分，中和備質五才無名也。溫者教學之容，威者當官之儀。恭者平居之節也。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德而稱焉

無德一本作無得

鄭曰泰

次子季麻大王見季麻賢又生文王有聖人

表故欲立之而未命大王疾泰伯因適吳

越采藥大王歿而不返季麻為喪主一讓也

季麻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

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

無德而稱焉王甥曰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

季其讓隱故民家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

至德也繆協曰泰伯之讓二所為者季麻文

武三人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也其讓之

跡詭當時莫能知故無以稱焉可謂至德也

范曰泰重大之稱也伯長也泰伯周太王之

元子故號泰伯其德宏遠故曰至也三讓有

二釋一曰泰伯少弟季麻生子文王昌昌有

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令傳國於季

麻以及文王因太王病託采藥於吳越不反

太王薨而季麻立一讓也季麻薨而文王立

二讓也又王薨而武王立於此遂有天下是

為三讓也又一云太王病而託采藥出生不

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麻主

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

用使季麻主祭禮不祭之以禮三讓也詭道

合權隱而不彰故民無得而稱乃大德也

史記曰太伯避麻文武攸興繆引前釋是古

義也太伯不冒代殷超然世外故至德若無

德天下之民雖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

知之不能稱之禮則憇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

篤於親則民興於仁而何日憇畏懼之見言慎

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

懼馬曰絞刺也包曰興起也鄭曰絞急也

言治民在端本也恭供給敬事也若課農桑

興水利之事無禮節之則民勞也慎謂卑約

省事憇一作猓獵之異文驚不附人也勇於

行則民亦好勇故易亂好直繩則民故舊不

不堪如束繩爲絞也親謂九族宗親不遺忘其

遺則民不偷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

爲仁厚之行不偷薄也偷媮古今

字故舊開國功臣及成均同學者曾子有

疾召門弟子曰啟子足啟子手鄭曰啟開也

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

之也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許慎

引路予之足禮疾病御者四人皆坐持體此

蓋易簣之時故召弟子持手足不記易簣者

論語不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記事孔子言此詩者喻己常戒慎恐有所毀傷

言立身之不易也不毀傷者十人而九不足

以當戒慎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周生曰乃今日後

矣言必死後乃可小子周生曰小子弟子

免咎未死猶未免也也呼之者欲使聽

識其言戒之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馬曰

使知生之不易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

子魯大夫曾子言曰李日或問曰不直云曾

仲孫捷也曾子言曰子而云言曰何也答曰

欲重曾子臨終之善言之可錄故特鳥之將

云言也蓋已絕復蘇故言之難

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包曰欲戒

敬子言我

且將死言善可用也李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慎終始在困不撓也禽獸之將死不違擇音唯吐窘急之聲人若將死而不思令終之言唯哀懼而已者何以別於禽獸乎是以君子之將終也必存正道不忘格言臨死易簀用不違禮辨理三德大加明訓斯可謂善言也引時語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切戒之哀聲清切也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

氣斯遠鄙倍矣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踰踰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

正顏色能於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

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也顏曰

動容則人敬其儀故暴慢息也正色則人達其誠故信立也出辭則人樂其義故鄙倍絕

也孟敬子言為君食粥我則食食鄙倍也己甚無足施教猶諱諱之仁之至也

豆之事則有司存包曰敬子忘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也籩豆禮器也

繆協曰曾子謙不以遠理自喻且敬子近人故以常言語悟之冀其必悟也又別通曰籩

豆禮器可以致敬於宗廟者言人能如上三

貴則祝史陳信無媿詞故有司所存籩豆而己言不必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

更學禮文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

從事於斯矣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而不報馬曰友謂顏淵江曰稱吾友言

己所未能也殷曰能問不能多問於寡或疑其負實德之跡似乎為教而然余以為外假

謙虛黃中之道冲而用之每事必然夫推情

在於忘賢故自處若不足處物以賢善故期

善於不能因斯而言乃虛中之素懷處物之

誠心何言於為教哉犯而不校者豈亦處物

以非乎推誠之理然也非不爭之事也應物

之跡異矣其為中虛一也 不欲自言己能

故託於 曾子曰可以侷六尺之孤引今作託

昔友 鄭曰六尺之孤年十五己下 可以寄百

六尺成童己有才知故難於匡輔 可以寄百

里之命 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攝君之政

守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何曰大節安國家定

生富貴之際 君子人與君子也一本也上有

夫能託六尺於其臣寄顧命於其下而我無

二心彼無二節授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

奪必齊同乎君子之道審契而要終者也非

君子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

言大臣立節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

在其君之善任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

重而道遠包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決斷也 仁

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張

蔡邕並引此為孔子言 孔曰以仁為 子曰

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 子曰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包曰興起也言修身

以立身孔曰樂所以成性王弼曰言為政之

次序也夫喜懼哀樂民之自然感應而動則

發乎聲歌所以陳詩采謠以知民志既見其風則損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達其禮也矯俗檢形民心未化故必感以聲樂以和神也若不采民詩則無以觀風風乖俗異則禮無所立禮若不設則樂無所樂樂非詩禮則功無所濟故三體相扶而用有先後也江曰覽古人之詩可起發其志也王說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何曰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鄭曰民冥也其見人道遠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張曰為政以德則各得其性天下日用而不知故曰可使由之若為政以刑則防民之為姦民知有防而姦益巧故曰不可使知之言為政當以德民由之而已不可用刑民知其術也子

曰好勇疾貧亂也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必將為亂繆協曰好勇則剛武疾貧則多怨以多怨人而不仁之人習於武事是使之為亂也包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疾之已甚亂也鄭曰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益使為亂也

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孔曰周公者周公旦王弼曰人之才美如周公設使驕恠其餘無可觀者言才美以驕恠棄也况驕恠者必無周公才美乎設無設有以其驕恠之鄙也言世卿非無才美但多驕吝便以周公自擬大本既失餘政不能美子曰三年學不至三年者國學考校之期至謂入學也世卿多

也美

不恆肄業故於穀不易得已已從孫一本作也三年不至

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鄭曰穀祿也孫曰三年學足以

道業可以得祿雖時不祿得祿之道也不易得已者猶云不易楮已得也教勸中人以上

也世祿世爵穀易得矣子曰篤信好學而無學終敗仍不易得也

厚忠信無守死善道誓死乃可危邦不入學不可行

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包曰言行當常

然也危邦不入謂始微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也臣弑君子弑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也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也江曰不枉道而事人何以致無道之寵所以恥也夫山林之士芟朝廷之人不獲道

遙也在朝者亦謗山林之士褊尼也各是其所以屈伸貴

於當時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孔曰欲各專一

於其職人行不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善反咎謀不臧也

洋洋乎盈耳哉鄭曰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

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師摯殷末樂官適齊避亂者也首存韶樂孔子在齊聞之關雎周風詩用之邦國自諸侯及士行禮合樂為正歌時列國猶通用之亂者樂之終也合樂則終矣孔子聞韶南之聲想虞周之盛

猶洋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

吾不知之矣 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

我不知之包曰慳慳慳也宜可信鄭曰慳

其情僞則險心斯應是以聖人務欲民皆歸

厚不以探幽為明務使僞不興不以先覺

為賢故雖明並日月猶曰不子曰學如不及

猶恐失之 何曰學自外入至熟乃能長久如

自外來翻翻淺非夫內足恆不解情乃得其

用如不及者已及之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

恐失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李曰學有

交勞而無交利自非天然好樂者則易為懈

矣故如懼不及猶 子曰巍巍乎 贊 舜禹之

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何曰美舜禹也言己不

高大之兒王弼曰逢時遇世莫如舜禹也江

日舜禹皆禪有天下之極故其樂盡善歎其

不與並時蓋感道契在昔而理屈當今也

舜禹皆不當有天下而有之既有亦若無與

於舜禹言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 承

皆堯功也 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孔曰則法也

上明巍巍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包

而行化王弼曰唯堯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日

於時全則天之化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日

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

名焉王弼曰蕩蕩無形無名之稱也夫名可

名者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須而
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
子而君其臣惡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
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巍巍乎其
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巍巍乎其
有成功也何曰功成化隆高大巍巍奠乎其

有文章奠一作煥劉熊碑引作渙王弼曰
奠言其文章之兒煥明也其立文垂

制又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曰禹稷契皋陶伯益堯典

記舜特命者伯禹垂蓋堯典武王曰子有亂十人

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闕

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鄭十說孔

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

婦人焉九人而已孔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

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材

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

不然而乎言古今人才之數舜武皆不滿十

也舊以先后當婦人失之婦人今無聞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
德也已矣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
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言紂不囚文王則
武亦事殷殷周猶唐虞也然則婦人當作歸

人謂膠子曰禹吾無閒然矣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

已不能復間廟其間郭曰舜禹相承雖三聖故堯耳天下化成則功美漸去其所因循

常事而已故史籍無所稱仲尼菲飲食而致不能聞故曰禹吾無閒然矣

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

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馬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

絮鄭曰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包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

深四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李曰夫聖德純粹無往不備故堯有則天之號

舜稱無為而治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弗與焉斯則美聖之極名窮理之高韻

矣至於此章乃復以事迹歎禹者而豈徒哉蓋以季主備王肆情縱欲窮奢極麗侈厚珍

膳而簡儻享祀盛纖靡而闕慢乎祭服崇臺榭而不恤乎農政是以亡國喪身莫不由乎

此矣於乎有國有家者觀夫禹之所以興也覽三季之所以亡也可不慎與水上既平

物力豐厚必有文飾工役之興故以致力導之使務於此而緩於彼聖人之權也孝享也

四方來獻弗可以御悉以供祭祀書傳所言魚贏元唐之類也宮中別男女則女御不能

不多婦功有時又煩辱人情不樂則與采繡施之章服黼黻文章之美皋陶謨言之詳矣

溝洫歲修土功不遑無餘力及宮室矣古聖人之防微如此後雖侈靡皆知其過焉

子罕弟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何曰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利也命者天之令也

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利以喻庶民命仁以語上智非問不答罕以為教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

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

人美孔子

曾子問記孔子與老聃助葬於

巷黨彼周京之地此達巷蓋里名黨人黨正

下士稱人也主鄉飲之禮孔子歸老為僎者因公會相見稱孔子知己為大夫也

學而無所成名

鄭曰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也王弼曰譬如和樂出於

人音然人音非其名也

江曰言其彌貫六流不可以一菟取名故曰大也

借其不仕僅

傳博子聞之謂門弟子曰

子也弟子受學者

門人在其家執事者家臣之類歸老致授

故有門弟子門弟子別於國子及里塾者

何執

吾非吾不仕

執御乎

日能御未能御執

御言復

執射乎

子已任不能復選也

吾執御

矣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也

吾執御者欲名六菟之卑也

能用子曰麻冕禮也

孔曰麻冕緇布冠也古

之鄭曰績麻三十升以為冕冕皆用絲又

冠冕異制唯麻冕即緇布冠之制但加冕邃

延耳其色不玄而緇其質不絲而布諸侯朝天子冠當加緇布冠則亦用之謂麻冕是日卿大夫皆從君見於廟則亦同用麻冕故顧

命王及卿士邦君皆麻冕曾子問見子宰宗
祝皆裨冕是也布工最細縵者一幅容二千
四百縷密於絲緞故難成矣二千四
百縷充二尺二寸之幅一分十一縷今也純

儉吾從眾 孔曰純絲也絲易成故從
儉鄭曰純讀為緇黑縵也拜下禮

也 王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
然後升成禮謂燕酬賸時今拜乎上秦

也 君命辭竟不降而即拜也泰汰一字雖違
不待

眾吾從下 王曰今從下禮之恭也凡拜下
升成拜唯賓耳他臣為賓則不待

辭 孔子為賓則必先下拜故可違
眾若微冪之拜眾亦仍拜於下也子絕四母

意毋必毋固毋我 王曰不任意無專必無固
行無有其身何日以道為

度故不任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
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述古而不自作處羣

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母止
之也意必固我學人當力止之孔子早絕於

心不待**子畏於匡** 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
自約止陽虎陽虎曾暴於匡夫子

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為夫子御至
於匡匡人相與其識剋又夫子容兒與虎相

似故匡人以兵圍之鄭曰微服而去畏者
人無故以兵劫我死而不弔當說以免者也

匡衛邑春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孔曰
會壯北次匡

也 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
也文謂春秋也言已制作不合天意非文

王之法乎時定十三年**天之將喪斯文也後**
春秋未成有其志耳

則不多能也。欒曰：言不以多能爲君子，非謂君子不當多能也。明兼材自然多能，多能者非所學，所以先道德。後伎藝耳。非謂多能必不聖也。江曰：言君子所存遠者，大者不應多能。以士大夫而習。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庶民之事，近偏下也。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繆曰：此蓋所以多能之義也。言我若見用，將崇本息末，歸純反素，兼愛以忘仁游。菽以去菽，豈唯不多能鄙事而已。繆曰：據孔子聖人而多能，斯伐柯之近鑿也。引以證君子不多能也。牢無姓，直名者蓋其所記，非字也。然則此太宰不國者。子曰：吾孔子宋人爲內辭。若季孟叔孫之類。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繆

全

協曰：夫名由跡生，故知從事顯無爲寂，然何知之有，唯其無也。故能無所不應。言教人無我不以己所。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知拒人，所見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

叩其兩端而竭焉。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鄭曰：兩

端木末也。繆曰：鄙夫誠問，必爲盡其本末也。李曰：日月照臨，不爲愚智易光。聖人善誘不

爲賢鄙異教，雖復鄙夫寡識，而率其誠，誠語疑於聖，必示之以善惡之兩端，已竭心以誨

之也。鄙夫無所不至之人，所以然者，不明事理，專任己見也。叩猶問也。問其意，計所在

揭舉其得失之由，則彼豁然無所患矣。特患

其不。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

問耳。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

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
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繆協
日夫聖人達命不復俟此乃知也方遺知任
事故理至乃言所以言者將釋眾庶之望也
孫曰孔子所以乃發此言者以體大聖之德
弟子皆稟絕異之質壘落殊材英偉命世之
才蓋王德光乎上將相備乎不當世之君咸
有忌難之心故稱此以徵己之不王絕不達
之疑望也 史記無鳳鳥句有雉不出書鳳
鳥周興之祥河圖伏羲以作易喻春秋繼文
王又本擬易也已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日
矣夫者言不得已 冕者冕冠也大夫之服鄭曰魯讀冕爲統今
從古 冕當從魯作統從柩反哭之服言衣
裳不言衰裳者兼容總視免不直言免者
文不明似凡免也鄉黨篇承此故可省 與

瞽者見之

孔曰瞽者盲者也見之來見而雖

少必作過之必趨

包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

成人也范曰趨就之也

雖少必作總上三

事齊衰重服免者新喪矜憐之瞽者來見則

不出迎所以安之嫌可坐待其堂故

喟然歎曰

何曰喟歎聲 讀音秋而

仰之彌

高鑽之彌堅

何曰言不可窮盡孫曰夫有限

金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仰不逮故知絕

域之高堅未可以力至也 仰謂古聖也春

秋法文至堯舜故彌高鑽之者以龜 瞻之在

喻也能前知爲後法而無間可入也

前忽焉在後何曰言恍惚不可為形象孫曰

孰能測其妙哉江曰慕聖之道其殆庶幾是以欲齊其高而仰之愈邈思等其深而鑽鑿

愈堅尙竝其前而俛仰塵絕此其所以喟然者也春秋十一卷通相起為例故前在後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何曰循循次序兒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勸

進人有次序循國史舊文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

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吾才矣其有所立則有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鄭曰恂恂

恭順兒卓爾絕望之辭孫曰既以文章博我視聽又以禮節約我以中俯仰動止莫不景

循而行之若有所興立卓然出視聽之表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從之將何由也此顏孔所

絕處也博文者文成數萬其旨數千禮者例也例唯有正變故約也欲罷者聖不可以

學至也不能罷者前後有例可尋也竭吾才者仰鑽瞻也立者立例也卓爾高兒卓從早

比比比斂也比事可見但高遠卓絕耳欲從而盡通之聖子疾病包曰疾甚曰病鄭子路

使門人爲臣鄭曰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子曰子路

以其歸從大夫之班時朝於君非致仕之比

以其歸從大夫之班時朝於君非致仕之比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孔子少差日間言子路久有是

心非今日也無臣而為有臣初但試官未爵命及奔還又無祿故非

在官之比吾誰欺言君未命我欺天乎欺天乎此所謂天爵者耶且子

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

乎馬曰無甯甯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有臣而死其手我甯死弟子之手乎寧願詞

也言臣不足榮且子縱不得大葬孔子曰若臣禮葬大葬君臨喪國中

會葬子死於道路乎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之禮葬有二三子在我甯

當憂棄於道路乎言在家得備士禮初非滅殺也子貢曰有美玉於

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馬曰韞藏也匱也藏諸

匱中也沽賣也得善賈甯肯賣之邪鄭曰韞裹也嫌道不可賤子曰沽之哉

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包曰沽之哉不銜賣之辭也我居而待賈王弼

曰重言沽之哉賣之不疑也故孔子乃聘諸侯以急行其道也玉篇引作及奏以市買

多得為及言有美宜高價今子欲居九夷馬曰則並無買者

東方之夷有九種也東夷傳以曠亏方黃白赤玄風陽為九今謂九者遠詞也易有九

方詩有九野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馬曰君子所居則化孫曰九夷所以為陋者以無禮義也君子所居者化則陋

有泰也 山海經海外東方有君子國許慎

說鳳出東方君子之國君子箕子也不直言

箕子者廣之凡君子皆然耳非自謂君子亦

自揣能變俗也後卒不往者君子不銜玉以

求子曰吾自衛反魯鄭曰反魯在哀公十一年冬然後樂

正雅頌也樂正司成掌國子者雅頌謂人材孔子歸掌誓宗節雅講肄以教學

士故以雅頌各得其所鄭曰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

之才為言各得其所言諸學子各隨才質成

日雅頌各得其所言諸學子各隨才質成

學也成章有裁狂狷進中行是謂各得所若

樂詩失次編校之子曰日出則事公卿入則事

事不足以自許子曰日出則事公卿入則事

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馬曰困亂也衛曰三事為

酒興何有於我哉有愛也言人宜以事公卿者事父兄及勉喪慎酒

也耳亦非難行何愛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於我而終不多見鄭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不舍書

鄭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歎顏淵也逝往也謂已死者斯川也

歎顏淵也逝往也謂已死者斯川也夜孫曰川流不息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

夜孫曰川流不息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立功俛仰時過臨流興懷能不慨然聖子曰

立功俛仰時過臨流興懷能不慨然聖子曰人以百姓心為心也所謂未見其止子曰

人以百姓心為心也所謂未見其止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何曰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

此言言貴德則必遠色世子曰譬如為山

家說以衛靈公使孔子次乘子曰譬如為山

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為山者其

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為山者其

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為山者其

功雖已多未成一簣而中道止者吾不以警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

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

一簣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也簣簣古今字爲山治山土者但少

不可治也平地治宮室庭壇地者也始發土覆之有一畚之功耳彼進吾亦往助

以其有可成之道也言教者視人志子曰語

之而不情者其回也與何曰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解故

有情語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

其止也包曰孔子謂顏淵進蓋未止痛惜之甚此與上章皆因吾止吾往而記

之然此止非未成之止言未成於聖故可惜耳子曰苗而不秀者有

以夫秀而不實者有以夫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

亦然有以者必有以也質美自棄學而不成皆自使然牟融李軌皆以爲悼顏淵非也

子曰後生可畏何曰後生謂年少焉知來者之不如

今也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孫曰年在知命蔑爾無聞不足畏也來者他日也今可畏而他日不如則愈過愈無聞

矣言學不進則日退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

貴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爲貴教下用法也異

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馬曰巽恭也謂恭孫敬謹之言

聞之無不說者能尋釋行之乃為貴鄭曰釋陳也巽入而順之使陳其情也謂諫上宜

順說而不繹其情從而不改從也吾末如之

何也已矣孫曰疾夫形子曰主忠信毋友不

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何曰慎所主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為益范曰聖

人應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又書而存焉子曰三軍可

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孔曰三軍雖眾人

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鄭曰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也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

由也與孔曰緼絮著袍襦也蓋制如深衣而有著纊記曰纊為繭緼為袍緼紉

亂絲今之絲頭不可問者貧人以著衣耳狐貉庶民通得衣之裘之無等者鄉里納民自矜其富恥與貧士俱立子路名重眾所爭仰

故雖貧而富人榮接之言貧士特達難僅有

由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馬曰

也臧善也言不伎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疾貪惡伎害之詩顏曰狐貉緼袍誠不足以策恥然自非勇於見義者或心戰不能素泰

也類記子路平生志行所以見重之故子曰

曰是道也何足以臧馬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何足以為善顏

日懼其伐善也但求人賦子曰歲寒然後

則徇人矣懼人專務於時名子曰歲寒然後

知松柏之後凋也凋本作彫皇本改何日

知松柏小彫傷平歲則眾木亦有不死者故

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

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子曰知者不惑包曰

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子曰知者不惑不惑

亂仁者不憂孔曰無勇者不懼孔曰無畏懼

為不畏強禦故不懼也孫曰智能辨物子曰

故不惑也安於仁不改其樂故無憂也子曰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何曰適之也雖學或

則其學室或偏頗可與適道未可與立何曰

知道未必能有所立并可與立未可與權

包九流不能依經自立也并可與立未可與權

何曰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

王弼曰權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張曰此言學

者漸進階級之次耳始志於學求發其蒙而

未審所適也既向方矣而信道未篤則所立

未固也既固又未達變通之權也明知反而

合道者則日勸之業疊疊之功其幾乎唐棣

此矣但能治世不能撥亂猶未為道唐棣

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何曰逸

棣栒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

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

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董仲

舒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謂此言適道

之難非論權也唐棣櫻桃其華細豔早
於桃李喻學子也室遠難至喻道遠也
子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何曰夫思者當思其
反反是不思所以爲
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
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
言人患不學不
患不適道又
誘勸學者也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
孔子少居魯長居宋老
還居魯此主謂魯鄉黨也
恂恂

如也
恂一作逸
恂溫恭之兒
鄭曰恂恂恭順兒王曰恂
逸逸退讓雖老猶恭也

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

鄭曰便言辯兒
雖辯而謹敬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和樂之兒
孔曰侃侃
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
孔曰闇闇
中正之兒

君在
馬曰君在視朝也
非朝時公會而君至也
謂
蹻蹻如也與與

如也
馬曰蹻蹻恭敬之兒
與與威儀中適之兒
謂
君召使擯
鄭曰君
召使擯

者有賓客使迎之
臨事召而使之
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孔曰
必變

色包曰足躩般辟兒
說文引字
揖而進也
所與

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
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
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

後檐如也
注曰揖兩手衣裳檐如動也
衣
蔽前曰檐小俯佩倚見衣前檐近地左右東

西列位也。以手揖之，待與趨進。翼如也。孔曰：言端

俱進與揖。上下立者，同儀。趨進。翼如也。鄭曰：復

好。趨進。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命自君

受命傳言。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聘

賓已去也。凡所在有賓，則公入公門。國廟

為主嫌與聘使異，不告不顧也。如不容。屈甚

門。鞠躬如也。孔曰：斂身

也。鞠躬如也。孔曰：斂身

中門行不履闕。孔曰：闕門限

闕下通雷水上，防陷足。故以木石平之。或以

闕為階。上斜，砌言不履。則主人可履。記曰：由

闕右不踐闕。然則闕唯過位。包曰：過君之空

左右有耳作門限者，非過位。聘使先立

之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江曰：不暇開步躩速

變也。此將有其言似不足者。待主

言而變耳。其言似不足者。君問答

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孔曰：皆重慎也

者，搯衣也。謂聘享後禮

聘使將承重禮，則加敬也。出降一等。逞

盈容降一等者，主國君也。賓降辭幣，君降一

等辭，栗階升則當有和色。若賓降不計等級

也。沒階趨進。孔曰：沒盡也

如也。復其位。蹶蹠如也。何曰：復門外接西塾

孔曰：來時執圭。別記。容鞠躬如也。如不勝日

所過位。執圭。別記。容鞠躬如也。如不勝日

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上如揖下如授勃

之圭也鞠躬者敬慎之至如揖授玉宜

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敬也下如授不敢忘

禮也戰色敬也踏踏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

魯讀下爲趨今從古踏縮通用字戰憚也

享鄭曰高獻也聘禮既聘而高禮賓在高後

私覲有容色情好也私覲愉愉如也鄭曰覲

高乃以私禮見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

爲褻服齊服盛色以爲飾似衣齊服緌者三

年練以緌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

衣鄭曰紺緌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

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緌木染不可以爲

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爲純緣

也褻衣袍釋也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

服也皆不正褻尚不服正服無所施緌爵

弁服正色紺紅紫章色所無言君子不飾則

士以下得飾也蓋不以士正服飾緣嫌偏下

耳紺則未聞列國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時貴紫孔子惡之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衣

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

衣衫均也絺衣綌裳綌衣絺裳或衣裳皆

締綌記所謂不入公門者亦不可出往人家

嫌似總衰也家居深衣故不可締綌蓋締綌

無緣純緌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鄭曰

似長衣緌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鄭曰

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

豹祛與君異耳素衣麕裘諸侯視朝之服其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臣則青豸袖絞衣爲禡狐裘取溫裕而已孔

日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素衣皮弁朔服及出疆聘

韋弁行服亦用焉素衣皮弁朔服及出疆聘

問在國接使賓之服也黃衣蜡祭饗仕者之

通服孔子爲士命服緇衣爲大夫有褻裘長

素衣吉月朝亦通衣之既老則黃衣褻裘長

短說文引結衣長云豎右袂孔曰私家裘長

作事也蓋執事之服不辭短右袂偏則非

制君子亦不服勤何必揜袖攘臂此有譎脫

未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曰今之被也鄭

聞者言暑時當掩身也其狐貉之厚以居鄭

長一丈二尺使下有餘狐貉之厚以居鄭

在家以接賓客去喪無所不佩孔曰去

苗蓐也不坐羊犬耳去喪無所不佩孔曰去

喪則備佩所宜佩也此與禫無所不佩所

同而事異此去喪謂離去人之喪所也孔子

佩象環蓋退老之佩制必佩者以自節也王

逸以爲珠玉芳香任其所佩則無制矣除喪

而佩又非帷裳必殺之鄭曰帷裳謂朝祭之

不待言非帷裳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帷使縫齊

倍帷裳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帷使縫齊

錦布皆全幅喪數略也羔裘玄冠不以弔

鄭曰玄冠委兒諸侯視朝之服孔曰喪主素

吉主玄吉凶異服記曰始死羔裘玄冠者

易之而已言養疾者必玄端親見其死哀傷

與主人同無弔禮也弔服朝服加經天子大

夫士皮弁諸侯大夫士當玄冠玄衣加經諸

侯朝服用布無禡則無襲故改用疑衰而冠

侯朝服用布無禡則無襲故改用疑衰而冠

不易云玄冠非凶禮者失之
吉月必朝服而朝
鄭曰服朝服皮弁服時魯不視

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

朔故大夫皆不朔服乃易朝服朝也季康

然後服之言先必朔服乃易朝服朝也季康

子時朝服以縞則直用朔服朝僭天子故以

此正**齊必有明衣布**
孔曰以布為沐浴衣

五升日衣布明衣布齋**齊必變食**
孔曰改常

浴布也言不用常浴布**齊必變食**
孔曰改常

穀也王齊**居必遷坐**
孔曰易常處范日齊以

日三穀**居必遷坐**
孔曰易常處范日齊以

享故改常之食遷居齊室**食不厭精膾不厭**

也遷坐不當戶不主奧**食不厭精膾不厭**

細
魚腥切為膾**食饁而餽魚餒而肉敗不**

食
孔曰饁餽嗅味變魚敗之名**色惡不食臭惡**

不食
餒李日皆飲食壞敗之名**色惡不食臭惡**

不食
氣也**失飪不食**
生熟之節**不時不食**

鄭日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

食江日不時謂生非其時若冬梅李實也割

不正不食
道為不正也**不得其醬不食**
馬日

非芥醬不食
謂主人**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不置醬也醬者食主
人**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說文引氣作既云小食也肉大小不使**唯酒**

同飯小口也俎豆肴羞有制不能多**唯酒**

無量不及亂
不為量制可盡賓主殷勤**沽酒**

市脯不食
同家式食於人則不食在家固不

市矣脯各不徹薑孔曰徹去也齊禁薰物薑

依其性等豆之細者禮蔥溲處末溲即薑食不多食孔

類也主人不自置客亦不自徹陶宏景云薑可常

不過飽江曰少所啖也陶宏景云薑可常

食但不可多今謂此食即飯也上言肉不勝

嫌飯可祭於公不啖肉周生日助祭於公所

不留神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鄭

惠也自其家祭肉也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

可食頰之日頰籩已三日更一日則三日禮不

猶不頰食不語尊長問則吐哺寢不言所言

當起而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孔曰齊

後命召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孔曰齊

三物雖薄祭之必敬鄭曰魯讀瓜為必今從

古食於人也瓜祭但食瓜耳記瓜祭上環

席不正不坐范曰正席所以恭敬也或曰如

重是各有其正者也禮所云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

不正席也若言不正席則似己之席鄉人飲

酒杖者出斯出矣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

畢出孔子從而後出六十杖於鄉者老者禮

息孔子歸魯過六十矣此從杖者孔子方宦

仕又不得先出主言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

觀禮之節耳非實事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

階鄭曰讎魯讀為獻今從古十二月命方相

射之氏索室中驅於鬼讎曰讎卻之也以葦矢

神也鄉人入人家必禮其室神今俗猶然答

拜不可不答又闕於情事故朝服立阼示有
主義孔子所特起也國儻則有常典不立阼
矣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孔曰拜送使者敬也康子

饋藥拜而受之包曰饋孔子藥孔子所居

藥謂合成丸散者曰北未達不敢嘗孔曰未知其故

廢焚子退朝記曰廢焚孔子拜鄉人爲火

曰傷人乎不問馬鄭曰重人賤畜也廢馬舍也

廢公廢也孔子時爲魯司寇自公朝退而之

火所不問馬者矯時重馬者也不可人馬

竝問也公馬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孔曰敬

則當計其數君惠也

既嘗乃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孔曰薦君賜生

以頰賜之鄭曰魯讀牛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鄭

必畜之爲牲今從古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東

於君祭則先飯矣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

若爲君嘗食然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

紳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東

首於北墉下常時之節不改易也朝服無紳

玄端乃有紳紳者執事之服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

盛於鞶臨事乃曳之以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君將入室使若燕見儀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鄭曰急趨君命行入大廟每事問鄭曰爲君

出而車駕隨之助祭也大

廟周公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孔曰重朋

廟也友之恩無

所歸言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孔曰

無親昵者有通寢不尸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

財之義寢不尸包曰死人也尸祭尸也尸必宿

齋居內寢故在居不客客一本作容容孔曰

言同居人家則不為客亦不見齊衰者雖狎

以客禮待人也燕居當修容見齊衰者雖狎

必變孔曰狎者見冕者冕亦與瞽者雖褻

素親狎見冕者冕亦與瞽者雖褻

必以貌周生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禮兒也

之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孔曰凶服送死之

國之圖籍鄭曰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

隸人也負版衰之領也記曰負版出於適

適出於衰三年喪衰乃有之卒哭受齊衰則

除矣上言變齊衰嫌式凶服式齊衰以下故

特明負版有盛饌必變色而作孔曰作起也

乃為凶服有盛饌必變色而作孔曰作起也

饋盛饌謂士食於大夫大夫食於君非已

所得食之牲牢也常食禮有常饌此燕食故

更變作或者迅雷風烈必變鄭曰敬天之怒

特殺亦盛之迅雷風烈必變也風疾雷為烈

不言烈風者欲升車必正立執綏周生曰

綏所以為安也綏以車中內顧一本作不內顧

登車先正立自定車中內顧包曰與不內顧者

前視不過衡梲旁視不過轆轤也衛曰不掩人之不

備也有不字者非也如包說但不後顧不必言內

不疾言繆協曰車行不親指傳命示之色斯

則言傷疾也

不親指傳命示之色斯

語驂御

色斯

色斯

色斯

舉矣翔而後集

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周

繆曰自親指以上鄉黨拘拘之禮應事適用

之迹詳矣有其禮而無其時蓋天運之極也

將有遠感高興故色斯舉矣虞曰此以人事

喻於雉也雉之為物精微難狎譬人在亂世

去危就安當如雉也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何曰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

歎之鄭曰孔子山行見一雉食梁粟也虞曰

以此解上義子路共之三嗅而作何曰子路

也時是也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以其時物

故其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起

也虞曰供猶設也言子路見雉在山梁因設

食物以張之雉性明傲知其非常三嗅而作

不食其供也正言雌若記子路所見也顧曰

夫栖遲一其雉之適也不以剛武傷性雌之

德也故於翔集之下繼以斯歎而伸由之獻

偶與歎不諧若即饗之則事與情反若棄而

弗御則似由也有失故三嗅而起則心事雙

合本本以也斯寄意不宜子路不知也虞說

是嗅本作吳引頸舒氣之兒荀子三嗅之不

食也三侑食禮蓋食於子路子路侑也因歎

時哉而致傷生故作而不食

論語訓上

